

古唐詩合解目次

卷一

古歌

虞舜歌

八伯歌

康衢老人擊壤歌

猗蘭操

借隱歌

黃鶴歌

紫玉歌

漢歌謠詞

大風歌

秋風辭

雞鳴歌

魏時童謠

漢樂府 相和曲

泉陶唐歌二首

南風歌

獲麟歌

柳下惠誄

越謠歌

飯牛歌三首

烏鵲歌二首

卿雲歌

康衢童謠

龜山操

成人歌

越人歌

漁父歌三首

祝 牧

魯陶嬰

韓 重

漢高祖

漢武帝

魏 重

飯牛歌

烏鵲歌

韓 戚

無名氏

甯 戚

項 羽

漢武帝

瓠子歌一首

隴頭歌

瓠子歌二首

漢四皓

瓠子歌一首

隴頭歌

瓠子歌二首

瓠子歌一首

古唐詩合解

目次

古唐詩合解 目次

篋篋引 麗玉 江南

平調曲

長歌行 君子行

清調曲

相逢行

琴調曲

飲馬長城窟行

梁父吟 諸葛亮 豔歌行 怨歌行

雜曲

古歌 羽林郎 李延年 古歌 董嬌嬈

古歌 宋子侯 古怨歌 定情篇 繁 竇玄妻 欽

卷二

漢詩

古詩十九首 古詩二首 蘇武別妻

蘇武與李陵二首 李陵與蘇武二首

四言詩

古詩 無名氏 東方朔 靈臺詩 班 固

怨篇 張 衡 翊風詩五首 曹 植 贈秀才入軍三首 嵇 康

錦七詩三首

洗藥池

後齋詩

卷二

魏樂府

短歌行

石碣篇二首

箜篌引

秋胡行二首

晉樂府

猛虎行

桃葉歌

晉白紵舞歌二首

西洲曲

宋樂府

放歌行

白苧歌

齊樂府

東晉

葛洪

湛方生

谷風

蘭亭集詩

停雲四首

陸雲

華茂

陶潛

贈溫嶠

蘭亭集詩

時運四首

郭璞

王徽之

陶潛

魏武帝

魏武帝

陳思王植

嵇廉

苦寒行

燕歌行

名都篇

魏武帝

魏文帝

曹子建

却東西門行

善哉行

美女篇

魏文帝

曹子建

陸機

王獻之

無名氏

塘上行

桃葉答歌

子夜歌八首

前溪歌二首

陸機

陸機

無名氏

琴歌二章

宛轉歌

四時行樂歌四首

趙整

劉妙容

鮑照

湯惠休

擬行路難

讀曲歌二首

鮑照

無名氏

梅花落

莫愁樂

鮑照

古唐詩合解

目次

古唐詩合解

目次

四

淩水曲
銅雀臺

王融 芳樹
謝朓 楊判兒

無名氏 蒲生行

謝朓

梁樂府

晉白淥舞歌

梁武帝 子夜夏歌
簡文帝 夜夜曲

梁武帝 烏棲曲
簡文帝 寒夜怨

簡文帝 陶弘景

江南曲
江南曲

柳惲 地驢歌

無名氏 木蘭辭

無名氏

陳樂府

有所思

陳後生 長相思

徐陵 閨怨篇

江總

怨
怨

魏樂府

大堤女

玉容 楊白花

胡后

隋樂府

陽春曲

無名氏 歎驪場

卷四

晉五言古

詠史四首

左思 雜詩二首

傅玄 歸田園居二首

陶潛

移居二首
更移采藥蜀惠等寺

陶潛 飲酒二首
詩首缺

陶潛 讀山海經
詠懷四首

陶潛 阮籍

六朝五言古

北宅祕園

西陵遇風獻康樂

直中書省

別范安成

秋閨怨

野夕答孫郎擢

春庭晚望

謝莊

謝惠連

謝眺

沈約

王僧儒

何遜

蕭繹

齋中讀書

行京口至竹里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古離別

擣衣詩

山齋

詠畫屏風詩三首

謝靈運

鮑照

謝眺

江淹

柳惲

徐陵

庾信

石室精舍還湖中作

代夜坐吟

閨思

山中雜詩

留贈山中隱士

謝靈運

鮑照

范雲

吳均

周弘讓

古唐詩合解目次完

古唐詩合解

目次

古唐詩介評 目次

古唐詩合解卷一

吳郡王堯衢翼雲註

門人李

樸宏遠 桓廣心 同校

古歌

虞舜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詩宗風雅。始於二南。既徵王化之隆。乃仰邇唐虞。歌喜起。尤見帝德之盛。詩於是已開三言之端矣。股肱。臣也。元

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明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乃廣也。

皋陶賡載歌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皋陶賡載歌。以成其義。言君明則臣良。而樂事皆安。舜歌責難於臣。故先股肱。皋陶賡載責難於君。故先元首。

君臣之相資難者如此。所以成有虞之治也。

又歌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叢脞。煩碎也。墮。懈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而萬事廢。所以深戒之也。林

氏曰。舜與皋陶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凡古詩用押脚字。此用叢字。如詩之用思字止字。離騷用並字也。

卿雲歌

舜將禪禹。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唱之。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載歌。

卿雲爛兮。糺糾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卿雲。慶雲也。聖人在位。景星。慶雲。爛。爛也。縵。縵也。縵。縵也。縵。縵也。言

卿雲有爛爛之光輝。日月光華。無有窮盡。當保邦隆之治也。

八伯歌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八伯和狄。言上天以日月而著其明。在天成象者。如星之陳列。一人。君

也。我君與日月同其光華。弘大燭照無遠。何其悠久。此八伯之所以頌舜而答歌也。

南風歌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南風和煦。故能解民愠。南風長養萬物。故能豐阜民財也。舜都蒲阪。今解州。北風至則凄涼。而人愠。其地有鹽池。非南風不澆。而民無所資。故舜歌南風。而願其解愠阜財。天地應之。而吾民治安。曰吾民。親之之辭。

康衢童謠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治天下五十載。不知治與不治。問左右外。朝在野不知。乃徵服游於康衢。童謠曰。

極至。不假知識。惟順天之則而已。則。法則也。前二語。同類以之美后稷。後二語。大雅本之。以頌文王。按童謠史。俱帝堯之世。今乃被舜歌後。尊君而抑臣也。

康衢老人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擊壤如墮。土為之。擊中之以為戲。有老人鼓腹擊壤而歌曰。

作息飲食。任其自然。而忘帝力於何有。堯舜之象也。天保詩頌君之詞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黎百姓。獨為爾德。本乎此。

獲麟歌

叔孫氏之車。子紐商。趨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孔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來何求三字。語平感深。對人之言。

龜山操

琴操也。季桓子愛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故作此曲。以喻季氏之蔽魯也。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斧柯可以開山。而去其蔽。手無斧柯。柄不在手。其奈此龜山何哉。昔師意厚。虞古初之筆也。

猗蘭操

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猗蘭獨茂。喟然嘆曰。聖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伍。上車接琴鼓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一身字接然。比夫子嗟時不遇。寄託於蘭。而咏其志也。習習。和舒也。谷風。東風也。陰陽和而後雨澤降。今有賢者。棲遲邦定。不得其所。由時人昏闇蔽塞賢路。如谷中之蘭。與衆草伍。日月逝矣。嘆一身之將老而已。操中一字不及。期。而神理自得宛轉。

柳下惠誄

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

夫子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

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自不夜至堂弟。所以美其德。自惜哉至神泄。

所以嘆其終。末一句結出墓字。而和與介悉見。是豈能知夫子者。後世之挽歌祭文。本此矣。

成人歌

成人。地名。成人有兄。死而不為哀者。成人歌曰。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績必有匡。乃蠶則

績矣。而匡出於蠶。冠必有綏。乃范則冠矣。而蟬出於蟬。皆非已有。而從旁撮合者。以與成人兄死。聞子皋為衰。乃為衰。是子皋為之衰矣。想頭最奇。三則字口角之妙。范。蟬也。蟬有五德。頭有綏文也。

借隱歌

祝牧作

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語意側重。貧賤一途。若黻佩則非隱矣。負戴貧人之常。志同隱當。斷不以此分勞。

以此分勞。逸矣。

越謠歌

無名氏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為友善。上下四旁。莫不共見。此五句當

一引。即用韻。朴誠之極。夫人急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今為善友。而若為指天矢日者。約誓之詞也。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

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此段似七言歌。簦。背箱也。言爾我自今以至他日。不以貧富異形。而生驕態。以負此言。讀此。感古人

交道之厚。

越人歌

郭君子晉。泛舟於新波之中。樂青鸕之舟。張翠蓋。會鐵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

今夕何夕兮。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說君兮君不知。

凡兩辯韻。語是雄雌。越人感郭君之下交。故歌此以答其意。詞雖諧媚。而出於正。不傷性情。妙在說君而君不知。若欲其知。即有求知之心矣。惟越人之知王子也深。故發好也切。帶彼山水。根深而枝茂矣。

黃鸝歌

管鸝學者。陶明之女也。少寡。姿孤幼。無孺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免。乃作歌以明志。

悲夫黃鸝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死者不可忘。

有賢雄兮。終不同行。

賢雄。與故雄對者。悲黃鸝之不雙。念宛頸而獨宿。孤苦之至也。至悲鳴而想故雄。只就黃鸝說。因自安金守寡。不像獨宿。念此而泣下者。以死者之不可忘也。飛鳥以下。結出正意。故雄之外。固為所為賢也。

飯牛歌

宿城欲千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賡將任車。宿於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爨火釜漿。飯牛車下。蹠牛角而疾商歌。齊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試之。授之以政。

南山矸

首彥。石淨也。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

句奇。短布單衣適至矸。足證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章法是七言歌。詞實而麗。從南山白石。想到生不逢堯。絕不相礙。却自有神理。適至矸見布之短薄。夜

牛見飯牛之賦。有懷不寐。故覺長夜之投。投俱無聊語也。

又

滄浪之水白石燦。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水石中豈能容大魚。比也。鯉魚長尺半。僅得妙。飯牛而愛及黃犢。且令休息。只爲吾特捨汝。故有此戀戀之情。

又

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闌。似漢人樂府語。麤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

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石之斑駁。正與人之緼縷相映生色。蓋因不遇堯舜之故。勸牛努力食細草。無聊之詞。不能稍齊。便當適楚矣。堯舜人以代敵國。吾知英士不爲。所以激之也。夫相齊。則云捨汝。適楚。則云與爾。蓋既捨不得汝。便當與爾同行。一牛也。也而用之乃如此。

漁父歌

伍員奔吳。追青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欲渡。因歌曰。

白日昭昭兮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碕。

碕音奇。曲岸頭。子胥登舟。漁父藏之蘆葦。不即渡。以避人之物色。故自言白日昭昭。蘆已西

馳。子且於蘆葦中。吾當渡于矣。

又

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將奈何

。既而日已夕。月已離。事急矣。予心爲之憂悲。何不
。急渡。而代爲之嘆奈何。前章歇詞後。此章并念詞。

又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

軍言蘆中人。惜之也。臨天下英雄。爲蘆中窮士。此楚之所
以敗於吳。吳之所以敗於越也。歌聲激切中。而顯惜之意或

紫玉歌

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結氣而死。
重遊墓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形見。顯重。延頸而歌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命黃

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旦失雄。三

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

。何曾暫忘。古今才子佳人。死於惜者何限。讀紫玉歌。蓋情極而制於義以死者也。形見之說。似備詳注。使後
人感託而爲是歌。讀者當憫其情。取其義。而歸之於正。南山鳥不能入北山之羅。以比不得從韓重
也。是諷言。迫於義也。結義成疾。沒入黃土。安全而不敢戀人。以
鳳凰自比。高其聲價。非衆鳥可比。失雄不雙。亦非衆鳥之可匹也。

烏鵲歌

韓愈。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
舍人。築有陸宮。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鳥不入羅網。以比己之高節。與紫
玉意歌又異。立志守節者。奸邪其

奈之何哉。只似一首
。高人逸士詩妙。

又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安命守志。從一而終。不使好色人胸中。得有富貴二字。

漢歌謠詞

大風歌高祖擊酈布。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為此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風起雲揚。力掃羣雄。即威加海內之氣象也。歸故鄉。歸沛也。高祖自謂。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今以功成而歸故鄉。召故老縱飲。醉歌以為樂。此即作歌之本意也。但守四方。不思賢士而思猛士。此其所以為漢高也歟。其氣浩濶。其辭勃率。自是與王氣象。

垓下歌項王兵敗垓下。夜起飲帳中。召虞姬與訣。乃悲歌是詩。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

奈若何。此為歌行轉調之祖。以拔山之力。蓋世之氣。至不能與時爭。騅其馬。與愛姬。頃刻棄捐。無力自保。皆時不利為之也。逝。行也。騅不逝者。楚殺項圓。兵少食盡。奈此能行之騅。亦無所騅矣。可奈何。奈若何。

聲韻變聲。悲歌激烈。時之不利。能使英雄氣盡。若此。雖曰天意。亦人謀之不臧矣。

紫芝歌商山四皓。避秦亂。入藍田山而作歌。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

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莫莫。高蓋。通迤。曲折也。曄曄。光輝也。芝有六色。青赤黃白黑紫。而獨取紫芝。問色之醜也。言山既高而谷深曲。可以隱此而采芝以食者。以世非唐虞。我安適歸也。駟而釋一語曰。吾非惡富貴而逃之也。蓋以駟馬高車之人。多所畏畏。不如吾貧賤之得

肆志。通迤。曲折也。曄曄。光輝也。芝有六色。青赤黃白黑紫。而獨取紫芝。問色之醜也。言山既高而谷深曲。可以隱此而采芝以食者。以世非唐虞。我安適歸也。駟而釋一語曰。吾非惡富貴而逃之也。蓋以駟馬高車之人。多所畏畏。不如吾貧賤之得

以放恣而自得也。

秋風辭漢武帝行幸河東。嗣后士。頗視帝京。折然中流。與擊臣飲燕。而作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感物悲秋。其詞蕭瑟。有楚歌之逸致。蓋為樂極生哀起興也。其與大風歌迥殊矣。此一解。蘭有

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綴蘭菊。而思公子懷美人。語意亦本楚辭。此一解。汎樓

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權歌。從上文簫瑟中轉出樂致。以起下濟河行樂之端也。三語極寫權樂。乃當時之實事賦體也。樓船船之有樓者。汎樓

汾水在太原府西二里。樓。俗以特為極。進船之樓也。年難再。武帝喪長生而慕神仙。正為此一段苦處進道耳。念及此而歌嘯中流。頓覺興盡。然自是絕妙好辭。

瓠子歌元光中。河決於瓠子。帝親臨塞河。博學之不成。乃作歌。其後幸瓠子。樂當其上。名曰宣防。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

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

兮離常流。蛟龍馳兮放遠遊。二句為一解。浩浩洋洋。水勢盛也。殫。盡也。吾山。東阿之魚山也。鉅野。東北大澤。在鄆州。時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弗鬱。不樂也。柏與道同。魚藏於冬日以避寒。今為水所迫。故不樂於冬日也。弛。壞也。首句以慨嘆起。言瓠子決而水勢寬。吾恐其盡為河也。近河之地不畜。寧決之功無已。以至水與山平。巨澤泛溢。而魚不得安其居。正道既壞。河失常流。而蛟龍得以馳騁矣。此四解。先言河決之害如此。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

不仁。汎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不仁。汎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醫藥。邑名。浮爲水所漂也。水維水之網維也。此從治河功成之後。而反覆餘嘆之曰。今者河兩涘流。得以沛然而下。皆神靈之力也。吾非自取而來。安知關外之水害若此。因以民人皆窮之苦。歸過於河伯之不仁。使汎溢之水。浮醫藥而滿淮泗。橫流致益。久而不返。又失於疎治之變也。結。證意若自答。於此亦見漢文之能他民也。

二章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蹇長菱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隕林竹榘石筍。宣防塞兮萬福來。

湯湯。沸騰之貌。潺湲。激湲也。回。紆曲也。迅。疾也。竹緯。榘竹以爲榘也。舊與榘同。石者筍。謂石立之。然後以土款。榘。榘也。此章極言治河之事。河流迅激。難以同轉。故率竹素以置。左右。而又沉玉以祭時令。巫臣皆。新填河。雖河伯許以禱。而終不能連屬。難以告成。蓋由衛人燒草。東郡蕭條。故卒無以禦水也。於是隙竹爲榘。番石填土。以成此宣防之宮。而度歷來。河流塞而水災退矣。甄子歌二章調古詞。在秋風詞之上。

李延年歌 延年知音。善歌舞。思以女弟進幸。而作此歌。帝召見。愛幸之。即李夫人也。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詩云。哲婦傾城。語意本此。女戎傾國。長舌厲階。千古同慨。天下惟顏色。足以移情。甚至耽迷。而不覺廟之將至者。實不知一輕。所謂識得破。忍不過也。其言惜出之使幸口中。自是千古情深語。

鷄鳴歌

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

天下旦。千門萬戶遞魚鱸。宮中城上飛烏鵲。汝南出長鳴鵲。漢有雞鳴衛士。在宮外專傳雞鳴。薄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亦取蠶下之義。鑰必用魚者。取魚不瞑目。守夜之義也。此刻人主長夜之飲。言天將明而明星有耀。晨鷄且喚人起矣。乃當此終編盡時。所猶設節具。直至天色大明。于戶啓鑰。城上烏鵲俱飛。此何時乎。真亦亡之甚矣。語帶刺而氣極厚。

隴頭歌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隴山。在隴內郡。上有懸溜。其險九回。欲上者。七日乃越。渭水四注。即所謂隴頭水也。北人升此而歌云云。此分爲二章。三百篇之遺也。因水勢之流離。感一身之飄泊。何忍又聞其幽咽之聲乎。望秦川而腸斷。獨人之百感生矣。

巴東三峽歌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魚復固陵之地爲巴東。蓋巴水之東也。三峽長七百里。兩岸俱山。猿鳴三聲。山谷傳響。冷冷不絕。聞者接涼。此蓋峽中燕歌。

魏時童謠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巍。清風細雨雜沓來。土上出金

火照臺。古者植槐。所以表道。漢有銅龍樓。太子所居。武帝作建章宮。立鳳闕。多塵埃。行者蒙也。銅表志道。是土也。將王以色荒而興築者此。宜其兆滅之亡讖。清風細雨雜沓來。眞隨句也。形容妖豔。已開六朝之端矣。

漢樂府

相和曲

相和歌。漢舊儀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口歌其曲。以協其音。故曰相和。

箜篌引

朝辭津卒。霜里子高。斐麗玉所作也。子高。晨。刺。器。有白首狂夫。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提箜篌而歌。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歸以告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名曰箜篌引。

琴。名曰箜篌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

一句一轉。一轉一哭。節短調悲。其音自苦。

江南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

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田田。葉在水面也。江南之俗。採蓮為戲。即其蓮葉之浮水。鱉魚之戲波。而鱉語以詠歎之。存其筆法以見一格。

平調曲

長歌行

長短歌。言人壽命各有定分。非言厭聲之長短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

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

徒傷悲。

葵。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待日而露晞。則澤不可久也。因言春和布澤。萬物俱生光輝。恐秋節至而華葉衰。其色焜黃矣。人生晚年之難再。不猶是乎。故又以百川東逝。不復西歸為比。而嘆少壯蹉跎。至老大而自

傷者。真徒然耳。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細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定長幼之序。又言勞謙持已。和光附俗。如周公居冢寧之辱。而猶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賢者。則可謂謙和之至矣。只防未然三字。可以見事於未萌。猶慮於未萌。真處世之金鏡也。

清歌曲

相逢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

此詩刺世之耽樂而忘危者。世路

即狹斜之人也。夾轂。則又近之至矣。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

玉為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

。凡榮顯之極者。人所易知。而又勦人之猜忌。思之深。則難忘矣。君家誠所謂易知而難忘者。不可畏乎。以下即是易知難忘之事。金門玉堂。宮室之盛。美酒使倡。宴樂之盛。攝必言邯鄲者。邯鄲。趙地。女樂以趙為美也。桂樹華燈。又從玉堂中著色渲染。煌煌。燭光輝煌也。

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

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

貴人以五日來歸。一沐沐。車騎之盛。侍從之多。足以生光道上。而觀者盈路。吾恐有不相忘者。從而觀之矣。入門時

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嗶嗶。鶴

鳴東西廂。

廂。廡也。史記。呂后側耳東廂。珍禽之玩適如此。豈非禽荒乎。左顧下用但見二字。有意謂入門時。但知有此耳。

大婦織綺羅。中婦織

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流黃。文綺也。流黃。間色素也。又言家中婦女。或工組織。或理絲桐。彼堂上之丈人。且安坐燕樂。見少婦之挾瑟。而即爲之調絲。其樂方未央也。詎知樂不可終。而廟之將及也哉。

瑟調曲

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下有泉窟。可以飲馬。戰士遠行之苦。方始於此。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在異縣。展轉不可見。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以草之青青。興思之綿綿不絕。既而轉

念曰。遠道則思之無益矣。然思即有夢。夢則見其在傍。覺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則見在邊縣。恍惚難據。我雖展轉思之。而終不可見也。入門各自爲悅耳。豈知懷遠之苦。不可與之言哉。夫情至於不能喻。亦祇自知而已。

自媚。誰肯相爲言。承上言我思之苦。人不能喻。如枯桑無葉。豈知天風。海水不休。豈知天寒。人無別離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古人爲書。多畫於絹。故云尺素。此設言於魚腹中。得夫之遠信。勉以加

餐。而自言長憶。當思之既不可見。無已。而想及於書。以爲書中之情必如此也。從古閨情詩。多言戍婦之苦。欲使人主知之惜之。此其作備矣。

豔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凡歌辭出自男女夫婦。皆謂之豔歌。而立題不同。各有意義。此則爲夫遠行者。離索之詞也。首以翻飛之燕。去來不定。以比兄弟之流蕩在他方也。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

主人。攬取爲我組。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眇。語卿且勿眇。水
清石自見。衣縫解曰。縫。補縫曰。縫。音。內則云。衣縫縫製。綴縫請補綴。斜柯。用履視之義也。夫縫衣補縫。婦人之職。今雖家矣。誰視當此補綴之事乎。乃主人之妻。恰而攬取爲之補綴。而其夫自外來。邪日而
石。不用多疑。然而羈旅之情苦矣。見。疑之毒。豈宜多見。故不如歸爲喻也。

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皚。俱言白也。如雪之潔。如

月之明。喻昔日信誓之明也。卓文君以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是有兩意也。今日斗酒會。明且溝水頭。訣。別也。言昔日從君約言即白。今欲攜貳其心。故寄其詩以相訣也。

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躑。履也。踏也。又接躑。躑躅也。又躑躅。小步也。躑行也。又

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蕩蕩。男兒重意氣。何用錢

刀爲。嫋。嫋長弱貌。徒徒脚搖貌。錢曰刀者以其利於民也。蕩蕩合之無常。因重傷其淺淺而曰嫋嫋。不須啼。號者因顯得

爲哉。蓋忘著賴與提激器之時。終始一心。白頭相守之人而事之耳。彼釣竿之長弱魚尾之勤搖。不稍投合豈知男兒所重者。意氣何用以錢刀買業

矣。語此以語之而德極深矣。

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

慕。田疆古治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

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

田開疆古治子公冶子。齊景公萬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田疆以功不若古治子而取桃不讓。是食也。不殆無勇也。乃俱自刎。古治子以二子死之治獨不讓。亦刎頭而死。此所謂二桃殺三士也。武侯抱膝膝中。感時事之不著。故託三士以諷之。以賢加晏子。而猶有被讒殺賢之事。况其下者乎。爲此謀而曰能雅爲相國。齊晏子而加稱相國。雅爲晏子矣。眷飲之筵也。

怨歌行 班婕妤好盛飛燕之禍。求供養大宮於長信宮。而作怨歌。

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

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颼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

中道絕。如此二詩。一氣轉接。分不得解。齊紈。齊國所出之細絹也。風從下而上曰颼。稍。葉也。篋。笥也。篋。箱也。扇。扇也。團團。圓也。出入君懷袖而動搖生風。比得君而見用也。因感恩不可久。寵不可恃。恐至秋涼而團扇見棄。如已之恩情中絕也。夫女無賢不肖。入宮見妒。扶恩情體。而以凶終者。不知凡幾。婕妤知機而退。能自保全。卽此歌詞微諷。止以自傷。而無怨君之心。真世之才女子也。而兼有德。豈易得哉。

雜曲

古歌

上金殿。著玉樽。延貴客。入金門。此四句爲一解。全詩之領袖。著。置也。延。納也。玉樽以延之入。而所至皆貴客也。入金門。上金堂。東廚具設膳。椎牛烹豬羊。土人前進

酒。彈瑟爲清商。投壺對彈奕。博奕並復行。朱火颺烟霧。博山吐微香。清樽發朱顏。四坐樂且康。今日樂相樂。延年壽千霜。
出於入門上堂之後。而極致其樂如此。彈棋者。漢劉向因織鞵而作棋。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後先列棋。始當更相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博山在海中。丁隱作九層博山爐。象海中博山。古詩詠爐云。朱火然其中。香烟隨其間。飛揚也。着醜負而主人進酒。設歌發而戲玩並行。燧然炒香。客頗盡。四坐之樂可知。宋以親君年壽。作瓊壽之詞也。

古歌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故鄉多。颺風樹木何修修。
修修。長而殺也。解作修修。豈非。通言旅愁。首句特以愁字起。夫出入皆愁。而座中皆懷憂之客。人非金石。何處消得此地。而樹木何其修修。則不似此地之蕭蕭也。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
許多愁哉。其白頭宜也。因念故鄉之氣。未必不似此地之蕭蕭也。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此也。而樹木何其修修。則不似此地之蕭蕭也。

古怨歌

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後漢段玄。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而嫁以公主。其妻悲怨。作此歌以寄玄。言樂矣無依。如兔走而徘徊顧望。衣則不如新乎。而人則不如故也。實實生得新怨故。怨其無情之甚也。兔滿五百歲則色白。借白兔以比潔也。

羽林郎

漢本初問。漢廷登驚駭。後更名羽林騎。掌宿衛侍從。常蹕漢陽。隨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其家補之。則金吾侍衛之臣也。蓋其中多驕貴少年。故以名薦。李延年作。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此詩蓋託爲貞婦不事二夫之詞。

漢詩車盈光。愛幸豈敢馮。馮字子都。百宮俱事之。調笑。以言相調而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鑪。長

襦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

。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此一節。言胡姬艷之盛。所以形容其美也。鑽。繫土以房酒罈者。罈。衣

後帶也。鑽。短衣也。藍田。今藍田縣。有川三十里。其水出玉。大秦。西夷國名。鑿。風髮為鑿。上綴金玉珠以為飾。故一

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燿。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

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饈。金盤鱸鯉魚。貽我青銅鏡。給我

紅羅裾。此一節。言金吾子之殷勤曲至也。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執金吾者。天子出行。騎主先導。執金革以禦非

。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

吾子。私愛徒區區。真女為婉辭以決絕之。言以紅羅之美。愛之不惜。何論微物而肯改志。若男兒之所愛

若曰雖以子之私心相愛。抱此區

區。亦徒然耳。翁姪而意厭矣。

董嬌嬈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

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

何飄颻。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

此詩傷盛年之難再。而託興於折花也。以洛陽之勝地。值桃李之繁華。而當春風披拂之際。花紅葉落。相與安然自得矣。乃一經採桑女之攀折。而花既飄落。枝復損傷。故謝彼姝。勿事此摧折可也。按蘇東坡詩說天宮寶樹。有化花相向。葉葉相隨之句。低昂。即偏反之意。

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侍復芬芳。何時盛

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承上折枝花落而嘆芳華無幾。時候不常。當秋霜飄至。飄零無香。至春而復見其芬芳矣。然草木尚有復盛之時。而人之盛年。一去不可再得。雖有懷愛之慮。久而忘之。不堪回首。則是草木之不如矣。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年去。歡愛永相忘。

承上折枝花落而嘆芳華無幾。時候不常。當秋霜飄至。飄零無香。至春而復見其芬芳矣。然草木尚有復盛之時。而人之盛年。一去不可再得。雖有懷愛之慮。久而忘之。不堪回首。則是草木之不如矣。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不。草木之不如矣。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定情篇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卽幽房。侍寢執衣巾。時無桑中

契。迫此路側人。

不期而會曰邂逅。詩云。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塵猶涉風也。幽房。隱處之室也。桑中。中之契也。而。君亦悅我顏。彼此相爲悅媚。此情之所由生也。此二句。何以致

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

彼此相爲悅媚。此情之所由生也。此二句。何以致

拳拳。縮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

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

。何以結恩情。美玉綴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何以結

相於。金薄畫搔頭。何以慰別離。耳後瑋瑋釵。何以答歡悅。紈素

古唐詩合解卷二

漢詩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重再也。行行。行而不已也。楚辭。悲莫悲於生別離。毛詩。溱洧從之。道阻且長。韓詩外傳。代馬。倚北風。飛鳥棲故巢。古樂府歌。離家日遠。衣帶日緩。浮雲蔽日。出陸賈答語。及古楊林行。此爲邪臣蔽主。賢臣去國。而不忍忘君之辭。言與君生離。最爲慘苦。從此萬里各天。道長路阻。安知會面之期哉。夫人生聚歎。如胡馬之依北風。越鳥之巢南枝。各隨其性之所適。今我別君而去。戀君不忘。故去日遠而衣帶寬。甘心瘦損骨。只爲慕邪蔽主。如浮雲之蔽日。是以遊子一去而不顧返也。雖然。吾豈一日忘君哉。初想摧心。令人衰老而不知歲月之已晚。既又轉自慰曰。我之棄捐。何足道哉。庶幾努力加餐。留此羸軀。猶及見君之一瞥。而未可知也。讀此覺有一段纏綿悱惻之情。溢於言外。

其二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

紅粉妝。織織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

空牀難獨守。鬱鬱。通作寤。茂也。盈與盈同。盈盈。容貌充美也。皎。白也。秦晉美女曰嬌。毛詩。織織女手。草生河畔。柳茂園中。柔姿弱質。易於悅人。以其美人處高地。飾盛容。無一不形其美。然昔爲倡女之淫。今爲蕩子之狂蕩。是終身不逢配偶。而末路尤難。如此樓上女何哉。素無操守。自炫以求售者亦如之。

其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

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

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彼此往來以相求洽也。衛。適行之大道。巷。街衢之小路。兩宮。蔡質漢宮典職云。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楚辭。君戚戚而不可解。言多憂也。同一青青也。此陵上柏。大異於河畔草。能與澗石永存。而人生在世。忽忽如遠行之客。知去而不知歸。因思人生行樂耳。最小而斗酒相娛。亦不為薄。有時而驅車策駑。遊戲宛落。未嘗不適彼東郭之盛。冠帶相求。其樂有甚焉者。再上而通衢夾巷。宅皆王侯。又上而宮闕魏城。皆巨雄壯。地位瀟高。為樂盛大。非特樽宴娛心志。藉之乎。以順境視之。初未嘗有成感之事。從而迫之。而處境者。亦未嘗存戚戚之心。然古今來。有每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其故何也。樂不可極。詩不盡意。令人自思。在何所二字內。

其四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

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

奄奄若飢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軼軻長苦

辛。

哀音也。箏。秦聲。十三絃。撥也。逸。放也。劉向作琴賦。竊音之至入于神。風從下而上曰飢。奄。遮也。策。驅也。高足。猶云高才捷足。軼軻。不利也。出楚辭。本上交斗酒相娛推廣之。而設為良宴會。人事不常。隨興所至。今日。即此興到之一日也。真會。非常會也。會中歡樂。難以具陳。有難與俗人言者。彈箏而聲響之妙。乃至入神者。令德所播。發為高歌。聽曲皆音。不同凡矣。是真良宴會矣。在會中者。非我同心人哉。心齊則願同而意亦同。夫人心所願者。得時行道耳。頭不能遂。意即未申。會中人乃俱如是。于是為之感嘆曰。人生在世。如飢風吹塵。奄忽易盡。功業不建。草木同腐耳。以世俗論之。何不策高足。先據要津。可免窮賤。其受軼軻。長辛苦者。皆不能策高足者也。則無為如此。甘守窮賤。嗟乎。是窮非窮。自達者視之。皆應應耳。何足恃哉。

是窮非窮。自達者視之。皆應應耳。何足恃哉。

其五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

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

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鼓。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風凰棲阿閣也。閣有四隅。謂之阿閣。西京賦。殿前三階。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杞梁殖之妻所作也。遁死。其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操琴而鼓之。曲終。遂投淄水而死。此嘆知音稀。而苦心無與共白也。首言雙之尊顯當寵。夫高機非絃歌之地。而貴顯豈無守節之人。欲借杞梁妻。以比士之不得志者。曲調清商。最爲哀苦。而况杞梁苦心苦節。遂死而歌。將曲意徘徊。一彈再鼓。聞者莫不生哀。今我非不惜歌者之苦也。傷無知音。苦心難白。思爲雙鶴。飛鳴展天。超出塵表。庶不致汨汨塵埃。沒世而名不昭也。

其六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

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芙蓉。荷花也。楚辭。折芙蓉兮遺所思。又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維憂用老。此慨同心人之不得相親也。同心。即上文所謂知音者之類。離居既久。無以致其殷勤。欲採江上芙蓉。幽澤香草。遺之以通情好。奈道遠而莫致。望故鄉而漫漫長路。浩浩無涯。夫同心人不可得。既已可傷。幸得之。而復離居。是以愛思傷心。於焉終老。付之莫可如何而已矣。

其七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

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

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

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宋均曰。促織。蟋蟀也。立秋。女工急。故促之。北斗第五曰玉衡。漢以十月為歲首。漢孟冬。今七月也。月令。孟秋之月。

白蟻。蟻蟬鳴。仲秋之月。玄鳥歸。韓詩外傳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國語。棄之如遺。卵。車前橫木。牛駕車。必負輓。感時物之變。而嘆命虛名之友。不終其好也。月皎露零。虫鳴鳥逝。皆秋景也。時節忽復易。承上五句。又起下二句。察星歷歷。又伏下箕斗牽牛之根。歷歷。遠布分明也。言時序可感。交情變幻。念我何門。有高舉振翮努力之厚者。不念舊好。棄我如遺矣。夫人心務實。乃可久安。如彼南箕不可以飯。北斗不可以挹酒漿。牽牛亦不能駕車而負輓。凡此皆念舊負輓名。而無實際者也。朋之不終。信乎中心無磐石之固。易于動搖。徒負虛名。以取一時之投合而已。復何益哉。

其八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

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

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

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冉冉。柔而長也。女蘿附松生枝。兔絲則蔓於草。萎。枯也。高節謂執一見。自以為高。而不轉移也。此賢臣被逐。不見親用。故託言夫婦失宜。而為過時不遇者傷也。以柔弱孤竹。結根於泰山之阿。以興裕蟬。如絲蘿之相附。夫物生有時。人貴得所。今遠結千里之婚。悠悠隔之山陂。豈所宜哉。傷時之晚。雖思君之切。惟憂用老。而軒車來遲。不見收惜。芳華遲暮。破彼蕙蘭之內。含英而外揚輝者。實傷我心。嗟乎。過時不采。與秋草同枯。在君信自執其高節矣。賤妾亦何以為哉。怨甚而不覺也。思君令人老句。正與首章謝照。

其九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

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庭中奇樹。猶庭階玉樹也。華滋其花潤澤也。榮。花也。攀條折英。至于馨香盈袖。此物足貴珍重之至也。家珍可以延獻。今將以遺所思。而路遠莫致。是非攀援之初心。實此庭中之奇樹。人即貴者知己。何堪此經時之別哉。與采芙蓉章稍異。

其十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

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

脉脉不得語。

迢迢。遠也。牛女二星。中隔河漢。漚。舉也。札札。機聲也。不成章。不成報章也。毛詩。瞻彼。弗及。泣涕如雨。脈脈。相望而無視貌。○首以蠶星並起。而制到織女舉手弄機。終日而成章者。猶復人切。而不采卷耳之意。夫河漢清淺。相去甚近。所隔者。止盈盈一水耳。一語何難。乃脈脈相視。未免有情。而不

得通一言半語。因想古來之孤臣孽子。離人怨婦。斷腸苦况。真正啼笑兩難。有說不出來之苦者。大概如此矣。然乎否。

其十一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

遇非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

。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石以為寶。

莊子。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車無所往。故迴。又駕而涉悠悠之長道。不知何處襁。四顧茫然。惟見百草動搖于東風耳。搖字妙。是從中心搖搖來。寫得嗟而悲。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王季伯

稱此句為極佳。新故關乎人情。大抵操人多喜新。而吉人多戀故。故者盡去。老成凋謝可知。所遇既非。憂思日邁。以速吾老。人在固多少盛衰。綱多少新故。惟能立身者。不失其故。達人念立身之不早。則此身奄忽。隨乎物化而名不揚。因嘆人非金石。豈能長存。要知所重者榮名。此榮名從立身來。識得榮名為寶。便當早自立身矣。立身。謂進得修業。俾吾身有所成立也。

其十二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

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

。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

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思

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逶迤。長貌。迴風。秋風也。洞冥記。漢宮人唱迴風曲。庭葉凋落。如秋晨風。詩。思君子不見而作。唐風。蟋蟀詩。戒好樂而無荒。巾帶。身首之飾。

驅蹕。住足也。此章意在遊蕩放情志句。故字內。有怡然自得意。非放恣也。城高且長。自相連屬。登城以望。不覺秋風動地而起。秋草悽然。俱已綠矣。萬物悲秋。而感四時之更變。忽而感暮。一何其速。因思歌晨風者。每懷苦心。吟蟋蟀者。自傷局促。由其情志。不能蕩激。苦自結束而不能舒也。蕩激。猶云淋漓。人能洗心則心淨。心淨而情自放矣。放則自無結束。何至局促作蠶下駒哉。夫蕩激多佳人。猶志士出名節。故又當佳人以共與。佳人被服鮮潔。心思怨亂。故理曲而音驚。自悲其聲激楚。又因愁念而知柱促也。嗚情遠想。聊自警勸。其市與帶。思往從之。而沈吟未果。于是而有思矣。思何為哉。思為擊飛射子。銜泥為巢。以依棲于君室而已。若其容我乎哉。夫賢才淡逸。如佳人被窳。身不見容。則情志何由自放。前後文相為激射。可傷。

其十三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石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此章極言人命之促。蓋自奄忽物化以來。反覆誅嘆。人如朝露。以見立身宜早也。東。生方。北。陰地。以東望北。而嘆陳死之人。長寐不寤。其生也何如。無賢無愚。同寢黃泉。固知今日之嘆死人者。未幾而後為人嘆矣。因思人生。生死分乎陰陽。而此陰陽二氣。運行天地間。浩浩無垠。隨時移換。曷有紀極。人生其間。如滄海一粟。朝露易晞。壽無金石。卽極年之多。曰遊哉。更相送死。無有已時。又極人之類曰迎賢。與化推移。莫能度脫。無已而求神仙。世豈真有不死之藥哉。大都為藥所誤耳。于是而思透情於酒。以全天真。酒必求美。服無求華。以云自適。則得矣。人生一世。豈真以酒終其身哉。吾願達者共思之。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摯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去者。過去之事。日漸疎遠。來者。將來之事。為日轉親。只此去來之際。奄忽物化者何限。出郭門而直視。但見邱墳。而此邱墳。亦不能長保。曾見有塋墓為田。摧柏為薪者。西顧牢然。

但隨白楊之悲風。不知斷送愁人。夫人生寄世固同朝露。死歸亦似隨塵。即如遠行人思歸故里。其途無因而不可得。從古英雄所難者。歸根一著。豈真寄遊者思歸哉。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

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

難可與等期。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乘鶴過緱氏山頭。謝時人仙去。前章悲死。此乃爲樂生之詞。人無百年之壽。而懷千歲之憂。憂過矣。夜長樂短。以補晝遊。問何非爲樂時乎。既恐不足。安能有待。惟愚人惜費。貽笑後世。是雖斗酒十千。亦不惜也。他人安在。而可與之等期哉。勉人及時爲樂。無俟外求。

其十六 凜凜歲二云暮。蠓蚶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

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

。任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

重闌。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哂哂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徒

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凜凜。寒威也。蠓蚶。按本清衍義。卽五枝鼠也。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毛時。錦衾。謂分。又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惟。思也。古。昔也。懼。愛也。毛絨。梳以上車之索也。哂哂。旁視。啼。望也。徒倚。其身轉動。倚不一處也。此賢臣被棄。託爲婦念夫之詞。昔歲暮而蟲鳴。夕涼風猛。而遊子無衣。陰邪既感。賢人有過時之嘆也。彼錦衾之遺洛浦。非其所宜。同袍不念無衣。是與我違矣。人非窮宿。不見長夜之苦。是獨宿以長夜爲累也。從此想見良人而不得。姑妾之於夢。倘良人肯念夙昔之愛。枉駕來迎。惠以前經。而今拜車。俾得常近巧笑。攜手同歸。豈非至願。奈何來不須臾。棄我重闌而不一顧。思欲往從。信無晨風之翼。焉能凌飛。而君之念我若遠。是以中懷感傷。徒倚無定。垂涕沾于雙扉之上。戶閤則雙。是絕望之詞也。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

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

識察。禮。地妻陰候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半鏡與蘇武書。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此詩意在懼君不識察句。人臣愛君之心。既誠且切。君能識察。何事不臻。故昔冬寒風冽。氣象愁慘。蟄多而夜長。于無聊頭中。拾頭而見衆星之列。因無月。故見星。西漢此月。三五而滿。今又缺矣。是四五二十時也。人事盛衰。何以異此。夫思君念切。等而下之。猶之憶友情深。客有從遠方來者。遺我以書。言思之長而別之久。我讀書于袖。三歲而字不滅。友心不可泯也。今共抱區區之心。望君識察。而冀君之一情也。奈何君不識察。徒抱區區。無可告語。我是以懼也。哀情悽惻。與上章對照。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

。誰能別離此。著昌感切。緣以綉切。鄭玄儀禮注云。著。充之以絮也。又禮記注云。緣。飾邊也。長相思。交纏。連綿混合其縫。如古人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意也。萬里遠綺。故人心之。不以爲遠也。現文則雙意。被則合體。或取義于長相思。緣不解綉縷之意。有類膠漆。誰能解之。不解安離。此以情之厚者。反形輕別之不堪。彼來不須臾者何如哉。此章又勢一開。而下文乃合。從上文客從遠方來。重言之。而語及膠漆。可見思情如此。我不敢忘。而况乎臣哉。

其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

。淚下沾裳衣。攬。以手攝也。徬徨。步回旋而心不安之貌。此章正與首章相爲呼應。乃十九首極入章法也。蓋遊子遠行不歸。只爲浮雲蔽日。而思君之心。未嘗忘也。欲歸不得。不歸不得。此設苦情。照我羅牀。靜夜以思。不能成寐。只得攬衣而起。徘徊中庭。忘我身在客。終久當歸。不歸舉足出戶。獨立徬徨。愁思轉甚。當誰告語哉。引領一。茫然無所之。還轉入房。感傷惻抱。而淚下沾裳衣矣。細玩十九首迴旋

展轉胸次。故常月明皎皎。照我羅牀。靜夜以思。不能成寐。只得攬衣而起。徘徊中庭。忘我身在客。終久當歸。不歸舉足出戶。獨立徬徨。愁思轉甚。當誰告語哉。引領一。茫然無所之。還轉入房。感傷惻抱。而淚下沾裳衣矣。細玩十九首迴旋

宛轉。前後起伏。如出一手。或謂非一人之詞者。恐非。

古詩二首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閨去。新人工織纈。故人工織素。織纈工一丈。織素五丈餘。將織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蘼蕪。香草也。以比芳潔。姝。美也。織。非絲絹。此言新造之人得志。一句。問故夫如何答得。復字暗對故人說。以下是從旁。野新人故人比擬一番。而結到新人不如故。以見故人渾厚。而蘼蕪之情。手爪不如。以總言。一從門入。一從閨去。描出一種惡薄世態。所不忍看。織纈工巧。故曰止一丈。織素朴實。故曰餘五丈。工巧不如朴實。情詞宛轉。為故人吐氣。

又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此因友人遷徙而贈別之詞。渾厚之至。別親友而志氣結不能言。情深意厚。從可知矣。自愛如何贈得。意其人深情健易。惟愛不常。故以自愛為贈。而又以會見為難。我總愛汝。汝亦不知。可歎人生無幾。除了顛沛日子。開口而笑者。更無多時。予雖棄我去。而苟有所懼矣。我終不忘子。遠望子結志青雲。以圖富貴。但恐子富貴之日。豈復念我而復來還。故曰何時。語意溫柔忠厚。可以讀感。

蘇武別妻

古唐詩合解 卷二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此蘇子卿從軍而別妻之詩。歡娛燕婉。即所謂恩愛者。兩不疑。誠一無二也。征夫欲別而視夜之何如。至于星沒將辭。此一去而不可復見。雖然生離。仍是死別。握手一歎。淚從此而滋。其矣。復又勸其自愛。蓋年方盛壯。春華既在。惜樂有時。幸而生則來歸。歿死而思不能斷者。以吾二人之至愛。決當如是也。

蘇武與李陵 二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又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非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

子卿歸漢而別李陵。言骨肉緣重如枝生葉。朋友結交。兩樹爲因。若親愛如兄弟。不比悠悠行路。而况我之與子如樹連枝。而同一身。奈何昔似鴛鴦。日嘗親近。今若參辰之不相見。邈如胡秦。惟念乖離在即。不禁恩情頓熱。較前日新夫。鹿鳴野草。以此嘉賓之樂旨酒。今吾贈子以酒。願子留此斟酌。如見故人。以叙平生之親。不忘恩情于別後也。

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鶴。送子俱遠飛。

黃鶴一舉千里。以喻遠行。徘徊。不進也。雙龍。喻已與友也。琴操曰。楚引者。楚遊子。龍上高出遊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言黃鶴遠飛。猶不認進。胡馬相失。猶思戀家。而况雙龍羽翼。遠常乖離之際乎。感且之曲。可以喻懷。昔者爲遊子吟者。寄情絲竹。以厲清聲。其聲冷。良生於懷。蓋因長歌激烈。悲憤極心而不盡。竟不成歌矣。無已。則願與子俱爲雙鶴。而隨子以飛乎。

李陵與蘇武

一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飛。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又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

蘇李。惟五言古詩之首。二人別情甚苦。處境各異。故李詩激烈。有甚於蘇。其時。謂平居歡聚之時也。今不再至矣。生死離別。在此頃刻。吾與子屏營路側。而立子野。執手踟躕。仰視浮雲。彼此交馳奄忽。而互相踟躕。茫無定止。人之變幻似之。還際風波。偶一失所。即便各天一隅。如今日之我北而子南也。嗟乎。子去矣。我當長與子別。而且立斯須以爲痛。是不如淺晨風以送子。以賤軀相送。同爲一傷。而不相離。幸矣。然身無雙翼。安能奮飛。亦徒託之空言而已。情至痛語。才不勝言。

以為期。

懷恨也。崇德之崇毛。莫詩。傳曰終也。河梁羣別。蹊路徘徊。既恨恨而不能辭。行人終難久留。此種苦情。只有兩人知之。故各言肝腸以約誓也。願如月之該望。缺而復圓。勉其努力。崇德以期百首。勿作兒女態可也。是從無可知何中。強自寬慰之詞。

四言詩

古詩 無名氏

行行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長飽。聊可遏

饑。此詩與樂楚歌略同。而此有行逕之意。言我行而不已。隨道路之所歷。雖人馬所食。聊止饑飽。亦可以自安矣。

誠子詩 東方朔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此詩以中字為主。

處死之道。不亢不隨。從容委婉。以合於道。從道則中矣。伯夷之餓于首陽。過於拙也。若柳下雖風柔從時。然和中有介。未嘗枉道。此不求工而工者。以仕代農。即祿以代耕者。位卑祿薄。故可依違。而隨玩於世。詭於時。而隨時不逢。如魯僂公。位不過執戟郎是也。才盡四句。正言失中之蔽。才盡露。必為人所忌。好淨名。華而不實。喜結壘。而壘中有累。如朋黨之禍。似之。好孤高而不諧於俗。凡此皆非處世之道也。必也。留餘而不至于匱。自足而無求於多。益以環人之道。蛇龍互用。形聲見而神則藏不滯於物。與之俱化。隨時合宜。無有定處。則庶幾得中。而可以處世矣。

靈臺詩 班固

乃經靈臺。靈臺既宗。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祈祈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源宗作靈臺。以望氣候。視災祲。故班固稱美之。而以休徵視也。經。量度也。崇。高也。休徵。休美之徵。見也。見洪範。三光。日月星也。蓁蓁。蕃蕪。俱盛貌。言台成而帝登之。休徵既見。三光宣其精。五行布其序。故風雨以時。百穀蕃茂。豐年應告。而民得安樂也。於。歟。美詞。皇。大也。詩中俱互用詩書語即其證。有三百篇之遺風。

怨篇 張衡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猗猗。盛貌。幽。為國香。今乃說之申谷幽深之處。如賢者之不見用也。芳。馥黃葩。即蘭之美。不以無人之處。而自失其美。則秋蘭之德。不愈可嘉乎。彼其之子。其美如蘭。今乃遠隔而不得相見。安得不勞我之思念也。

朔風詩五首 曹植

其一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
于建時為東阿王。不得於兄。故作詩以述思君之遠。大代馬依性之所安而已。我因北風而懷魏都。願如代馬之馳北。因南風而思蠻方。願隨越鳥而飛南。意在君親。不忘其本也。時魏都洛陽。南北字。似不必泥。

其二 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

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

四時之氣。相代而去。日月之景。運行方周。乃別君未久。忽若三秋。昔遷國時。見朱花之未落。今歸國時。見白髮之紛飛。

時光云過。而思不能已也。

其三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涉。天

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

言別君之國。涉歷險阻。如飄蓬之隨風。亦能歷寒暑矣。又轉念曰。登高履險。俱不為難。而惟念同惟袍之久別。為可悲耳。蓋指文帝也。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耳。蓋指文帝也。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其四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

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子。爾。俱指文帝也。芳華之貽。喻君恩之下逮也。然花茂而傷於秋霜。則君之不垂眷愛矣。豈君心誠如此乎。秋蘭冬桂。

晚節常榮。庶幾哉。不我遐棄耳。

其五 絃歌蕩思。誰與消憂。臨川暮思。何為泛舟。豈無和樂。游

非我鄰。誰忘泛舟。媿無榜人。

此章極寫哀怨言絃歌。可以蕩滌邪思。而今則誰與消憂。臨流有思。何必泛舟以解之也。下文又申言之曰。非無可以和樂。

奈所與游者。非我可親之人。非忘泛舟也。而媿無操舟之人。寢還不得志。無適而可安也。

贈秀才入軍三首 嵇康作秀才。廢兒。徐藻。字公穆。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右攬繁弱。左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

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

屬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於游田。其樂只且。

音昶。趙助語詞。此言秀才收漁之事。

關。調習也。碑。光也。策。弱。楚弓。忘歸。楚矢也。景作影。日影也。凌。馳。厲。尚也。好。善。仇。匹也。此秀才之馬既調習。華服光耀。乃挾可矢而馳騁。如風雲之迅疾可追跡於飛影。馳騁中原。顧盼之間。空網橫生。真風流倜儻之士也。乃提我戰車。登山臨水。於暇則飛鴻驚落。於漁則淵魚可引。極游畋之樂。而秀才之能有見矣。

其一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

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

。誰與盡言。

磻音波。以石著繳也。流磻。猶言流矢。揚雄解嘲。賦然獨守吾太玄。太玄。猶云玄都無務之鄉也。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其後匠石以郢人既逝。吾無與言。出在下。此言秀才。才既敏。度復超。田獵既罷。休息徒旅。言陳其馬。而復以釣為樂。靜能取。不離于物。有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之致。故能俯仰自得。游心于太虛。如彼釣叟。意不在魚。得魚而忘其筌。遇事而通。有匠石運斤之妙。而郢人已逝。誰可與言。知我者少也。觀此。則秀才非止百技之精。而其高風。更不可及矣。

其三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

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

在。誰不永歎。

方音。桂謂之。即帳也。此章方敘送別之意。言秀才別後。清管朗月。微風入。組帳高揭之際。長嗟乎。楚辭以佳人比君子。猶前分之。特美人也。按此三章。全是朋友贈別之詩。無一語及兄弟。則秀才為叔夜之兄。豈傳之者誤耶。

長嗟乎。楚辭以佳人比君子。猶前分之。特美人也。按此三章。全是朋友贈別之詩。無一語及兄弟。則秀才為叔夜之兄。豈傳之者誤耶。

補亡詩三首

其一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岡

或遊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

與也。該。階次也。一口體也。孝子相戒以養。故言循該。乘而心慈殺闔。不暇安處。爾居家者。不可遊盤無度。以忘親

之餐。須晨夕發潔。以奉親膳。庶幾得盡子職也。

其二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

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興也。油油。草之潤色也。以與入子事親之色。當思溫柔。羞色由中發。入子之心。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不容強也。

其三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

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最增爾虔。以介丕祉。此也。水通曰矣。涘深水也。最勉。虔敬。介助。不大。祉福也。此亞成人當敬親也。獺食魚之始。捕而不食謂之祭魚。猶人食必祭其先。不忘本之意也。慈鳥反哺。亦稱孝鳥。夫人之養親。離降盛而敬親涼薄。與禽等耳。故勉爾增其誠敬。以介親之福。庶可以言孝耳。與夫子告游夏之意同。

谷風

陸雲作

閒居物外。靜言樂幽。繩樞增結。甕牖綢繆。和神當春。清節爲

秋。天地則爾。戶庭已悠。

閒居養靜。外物不牽。推樂志於幽深。以全天眞。於是增其繩樞。葺其甕牖。和其神以當春。清其節以爲秋。天地之道。不過如此。人生一小

天地。斗室而環春秋。戶庭雖小。不覺其悠遠矣。此真見道之言。

贈溫嶠

郭璞作

人亦有言。松柏有盟。及爾臭味。異若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

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爾契。我懷子情。攜手一豁。安

知塵宴。

此言訂交之道。松竹為歲寒之友。蒼苔。有氣味之投。得意即可以忘言。淡交乃成爲君子。而紛紛世俗。論交者孰知此乎。夫君子之與人也。相而不侷。非同而和。惟我與子耳。雖爾之神。翳白契合。而我之懷于情。

寶相開。故於得手晤言之際。一豁胸襟。而靈忘塵冥。彼幽幽之行路。其心何足問哉。

洗藥池

葛洪作

桐陰泠泠。風佩清清。仙居永劫。華木長榮。

泠泠。鸞鑿清冷也。風佩。風中之佩也。天地以一萬六千年爲一劫。仙亦

遭劫。今言永劫。猶言長生也。如此清冷之地。而能令花木長榮。斯非仙居而何。詩中清氣逼人。宛是世外人語。

蘭亭集詩

華茂作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欣載懷。

蘭亭集。即永和三月。蘭亭修禊時。集羣賢而賦詩也。林榮。林所發之花

木也。鬱。茂也。隈。山曲也。汎。泛。其會宴集。而懷之欣悅可知四句。

蘭亭集詩

王徽之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餐穎。疎林籠崖。游羽扇霄。鱗躍清

池。歸目寄歡。心宴一奇。

穎。束也。草木安錯曰薄。秀。蕪芻異之林也。餐穎。猶言秀色可餐也。游羽。飛鳥也。扇。鼓翼也。二奇。指魚鳥二物也。言山水甚佳。鱗。鰓

懷自適。視此類秀之杯。其色可愛。高疎之水。頗翠山嶺。又見飛鳥高翔。潛魚跳躍。物各自適。樂其天真。而我之歸目可以寄體。於此心有所得。與物冥合。不見其奇矣。

後齋詩

潘方生

解纓復褐。辭朝歸藪。門不容軒。宅不盈畝。茂草籠庭。滋蘭拂
 牖。撫我子姪。攜我親友。茹彼園蔬。飲此春酒。開櫺攸瞻。坐
 對川阜。心焉執託。託心非有。素構易抱。玄根難朽。卽之匪遠
 。可以長久。
此歸田之詩。出仕而釋褐。辭朝復則稱矣。軒車籍也。櫺窗格也。故瞻。所視也。大陸曰阜。素構指後
 齊樸素無。丹臺也。抱。守也。玄根。玄妙之根。老子云。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朽而線纒若
 存者也。言解纓而歸藪澤。雖門庭窄小。而花木滋茂。於是與親朋儺聚。極盡佳酒。以相娛樂。開窗而望。坐對翠屏。吾心中
 本無所有。將安所託乎。如有所樂。即非吾有矣。故我齋中不華飾。守此素風。而心存玄妙。終不能朽。蓋會心之境。終
 不在遠。有卽之而可與之久者。如
 彼富貴。眞浮雲耳。何足恃哉。

停雲四首

陶潛作

停雲。思親友也。樽酒新漑。園林初榮。願言不足。歎息
 彌深。

停雲靄靄。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
 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靄靄。雲氣之盛。濛濛。雨絲之微。八表。八方也。昏暗。阻隔也。撫
 此雲情雨貌。而張方隅之通阻。我今雖寄跡東軒。以酒自慰。然良朋既遠。心不能怡。有時搔首遠望。久而不去。其
 如絲不能見乎哉。嗟乎。知交云樂。離索孔悲。千古懷人之作。自兼葭而後。乃有停雲。讀之。令我神馳天末矣。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
 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平陸。或江。而舟車之斷絕。卽
 道阻且長。伊人宛在之意也。

三章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朋親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於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競。強親厚。好。善。征。往也。園樹榮而復榮。猶人生雖而復合。何悅如之。但念日月易逝。懼會幾何。延伫之情雖殷。安得促席共坐。暢生平之所欲言乎。

四章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飛鳥翮自得。猶能息我庭樹。斂翮咸集。故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之念子。乃不獲一見。以舒懷抱。真恨事也。願言慰之。不能復飛。嗚呼。其情深矣。

時運 四首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遊。欣慨交心。

一章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濞餘靄。餘靄微消。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邁邁。去而不顧也。天造曰運。靄。山中雲氣。翼。披也。時光易逝。真朝可愛。襲春服而往東郊。山中曉氣未收。徐而消去。又有風從南來。田苗承之。此皆天地自然之妙。惟靜觀者。能自得之。

二章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嘔。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東郊之外。有水洋洋。乃臨流而澆濯。彼遠道之遠景。悅而觀之。心何曠乎。人心為利欲所濁。故常有不足之患。若稱心則

易廷矣。此靖節一生力處。所以揮杯自樂。隨遇而安之也。

三章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延目。遠視也。因遠視清流。而動沂水停風之盛。當日曾實言之。童冠偕遊。而詠歌以歸。彼意致之靜。我深愛之。雖寤寐之閒。神思難忘。但恨時異世殊。古風難再耳。

四章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

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斯晨斯夕。此更晨之夕也。言息其廬。郊遊而歸休息也。四言樂之。然而先生之志。原不在琴酒也。所以隱此者。蓋因形迹遠流。黃唐莫及。此中寄慨。人莫能知。此先生所以終於簞屨之徵君也歟。

卷三

魏樂府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

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孟德於功業未遂之日。當燕飲而作此歌。先言對酒必當歡飲。嘆人生無幾。如露易晞。思去日之苦多。憂思不忘。是以慷慨悲歌。庶消憂者莫若酒耳。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

萃。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此時賓朋盡集。而興求友之思。有爲之長思。而沈吟至今者。如嘉賓在座。則鼓瑟吹笙以樂之。詠鹿鳴之詩。蓋取樂賓之義耳。明明

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掇拾取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契闊。闊絕也。以明明如月。而恨不能拾取。遂愛之不忘。則其暗好天位之心久矣。越陌度阡。以相存問。叙契

闊。同欲燕以念舊恩之故。亦其所私者耳。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

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月明則星稀。非烏鵲飛之時候也。以故繞樹三匝。而無所依託。則英雄無用武之地矣。因思山不歸土。故能成其高。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如周公吐哺下土。集英雄以成大業。則天下歸心。紹納英雄正今日之事也。孟德以傾漢為心。其藉曰周公。不異王莽。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

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行。雪落

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此詩蓋孟德屯兵於外。正值苦寒而作。前坐青山嶺之險也。太行在河內野行縣北。羊腸在大原晉陽北。其

山盤曲如羊腸。詰風紆曲也。踰蹇也。青山既巍巍。道復紆折。車輪爲之摧毀。而水落風悲。猛獸怒號。是以路少人跡。當此寒霜霏之際。遠行者莫不長歎。而多所傷懷也。我心何怫鬱。思

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

山詩。悠悠使我哀。後半言行路之苦。思東歸。今亳州也。路途艱阻。人馬疲敝。至擔囊以糴薪。斲冰以作粥。車行之苦如此。因悲夫東山之詩。周公勞軍士。而憫惻惻之不歸。今慈愍思之

而令我哀也。務調古朴。開唐五言之端。

却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餘里。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
 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
 不相當。此成卒思歸。而託鴻雁以起興。言雁之冬南春北。去來自如。若轉蓬則隨風飄蕩。一離故
 根。永不相復。嘆征夫之似飄蓬。而不知塞雁也多矣。以轉蓬作過文。下文便寫征夫。奈何此征
 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
 返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征夫自言從軍之苦。至老而不得歸。因思龍藏於淵。獸步於岡。各順其性。即狐死而猶正其首。以向
 丘。則人又安可忘故鄉乎。曾賦之不如矣。此前與而後比。禮記狐死正邱首。仁也。謂不忘本也。

碣石篇二首 孟德伐烏丸。至碣石而作。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
 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
 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碣石在東海中。澹澹水流貌。島海中。山。踈高起也。時故立
 也。聚與叢同。上林賦云。日出東沼。月出西陵。揚雄風云。
 出入日月。天與地杳。今以觀海而言山水之流時。草木之叢。風波之洶湧。日月
 星漢。出沒其中。積水無極。最大觀也。我幸而至此。安得不託之歌咏以言志哉。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

。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此蓋孟德晚年所作。前傷大化之有盡。而後冀天年之可延也。神龜之壽而有盡時。騰蛇能興。而其沒也亦為十次。天下安有靈長之物乎哉。惟英雄氣概。老當益壯。不肯與物同盡。故以騶若伏瀝之志。與烈士暮年之心。因思壯心不已。而年華有限。然盈虛消息。雖曰天定。而善自怡養。庶可永年。則由此以建功業。而期大器之晚成。幸甚矣。

燕歌行 魏文帝為北征者之歸思征夫而作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堯堯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據慊心有所不足也。無聲貌。清而欲聲也。皎皎明也。星大火心星也。漢天河也。西流則秋時矣。牽牛一名河鼓。織女天孫也。婦人感時物以起興。言竊飛木落。鳥亦知歸。獨君子客遊不返。令我思之腸斷。又代為我君子度其客中必至之情。則必懷思歸也。必踴躍故鄉也。而何為淹留他方。使妾堯堯獨守者。其歸與否。諒非君所得專。是以使我憂之甚。而淚下沾衣。即欲解憂乎。乃援琴而秋聲發。短歌而吟辭難。又視此明月照牀。清秋長夜皆傷心之候也。柔腸宛轉。仰瞻銀星而問之曰。爾之遙遙相望也。又獨何辜而限于河之無梁乎。此詩情詞俱備。為疊韻歌行之祖。

善哉行 魏文因征行勞苦而作

上山采微。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雛。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雉雄鳴也。長臂曰猿。短尾曰猴。鬱鬱密貌。指高山林木而言。古歌云。思念故鄉。鬱鬱壘壘。言采薇欲以療飢。而為谿谷之風霜所

苦。見彼猿鳥成羣。物各自適。而我獨稱運異地。故繩穿斷。徒增悲耳。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

凡山明有崖矣。木則有枝矣。凡物皆有定向。而獨憂之無定。

。人生若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

人所雅知。既又碑自慰曰。夫人生天地之間。寄也何必多憂。令我不樂。日月其除。國風之所以傷也。我實忽在歲月之如馳。而自善哉。

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

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

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以行舟之似客遊。亦取柏舟餘意。每馬被裘。馳驅自適。即詩中以遊以遊之意也。夫人生忘憂自適。又奚必裘馬翩翩。始稱佳境。亦魏文之所有非乎爾。

箜篌引

陳思王植作此即相和歌。大略言箜篌交常有始終。

置酒高殿上。親朋從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

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

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爭乃翠恬所造。故曰秦箏。史記云。齊民無不吹羊鼓。惡者。故曰齊瑟。陽阿。主家趙皇后初學歌舞之處。

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久要舊約也。禮記立則馨折垂厥。曲其躬如馨之折也。亦上言所以樂。

。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

不死。知命復何憂。歎辭之塗。盛時而思言驚風飄日。倏忽西馳。盛年不可再得。即百年亦易追耳。生則存于華屋。死則歸于山邱。從古及今。人誰不死。惟樂天知命。乃可無憂耳。蓋是時

按帶寬其帶也。史記平原君以千金爲魯連。萬華酬者。即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之意。所以酬主人之厚意而表親也。陳思王先封東阿。避酒高會。樂其賓朋。故始那飲備歌舞之盛。主賓獻酬。相與盡歡而適其志也。

驚風飄白日。禮記立則馨折垂厥。曲其躬如馨之折也。亦上言所以樂。

魏文有得意之心。故子建
深自諂降。以期免禍。

名都篇以篇首二字爲 名暫下建作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值千金。被服麗且鮮。鬪雞東郊
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
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

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此言遊玩之樂。騎射之巧也。古人稱楸以表道。楸梓也。捷引也。鏑箭射者。妍美也。于建振功業之未建。故以馳逐燕飲爲樂。名都京洛。勝地也。妖女少年。所與遊之人也。所佩之劍。所被之服。俱出尋常之外。而門雖走馬。隨地可馳。正馳逐時。雙兔忽過。獲獲可矢。獵之上南山。左手引弓。右手發箭。雙兔迎得。工巧未及盡施。又仰視飛鳶而迎射之。于是觀者稱能。而衆美俱歸于一身矣。夫以箭之華。而誇一技之能。亦玩世不恭之極與。

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
鯉膳音胎蝦。寒驚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
壞。巧捷惟萬端。此言宴飲之樂。蹄自遊獵歸也。平樂觀名。斗酒十千。或言酒之美價之高也。膾而切之也。膾少汁爲羹也。胎蝦。蝦之有子者。寒與韓同。韓國饌也。熊蹯。熊掌也。鳴儔呼樂之意。德匹侶。朋友也。炙。燒也。連翩。連續經捷之貌。騎鐵毛裘也。擊鞠。擊古戲也。言遊散而歸。即以美酒壽散呼集朋友。列坐終日。歡宴未已。技擊隨之。又總結之曰。此時技巧敏捷。爲樂之具。多而且妙。有非凡人之所能及也。

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雲散如雲之飄散也。還留也。爲樂已極。因嘆白日西逝。難以挽留。今日且還城邑。明晨復來於此。勿負此光陰之迅速也。

美女篇于建作

四遊。難以挽留。今日且還城邑。明晨復來於此。勿負此光陰之迅速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車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閑。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美女妖所成髮色珠也。于盛求自試而不見用。如美女之不見售。故以爲比。首極言女姿容之美。服飾之華。當勝生彩。而嘯氣若閑。以其在歧路採桑之際。能令行者息車。休者忘食。爭羨女之工容絕世矣。

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

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日。令善之類。誰不希榮。彼媒氏者。舍此安求。而不及時以玉帛見聘哉。以此已不見用。蓋由容引之無人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

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於苟合。嗷嗷衆口。安知彼之所見哉。徒負芳華。獨處自歎。亦所不惜耳。時中雖有怨望之情。而不失之殘露。此言言之妙也。

秋胡行二首 嵇康作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

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

。富貴憂患多。

此既世之詞。豐蔀家。處高大而不明之象。謂臨光明之物也。見豐之上六。人害其上。獸惡網羅。言感惡害也。見闕辭。此即古詩當長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寓意略同。

其二 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此猶光用。不致按世之詞。智學足以爲人累。如楊修關衡之類是也。必絕弁之。而過過即悔。悠然自得。或垂釣而行歌。心棲玄默。又何世網之可及乎。叔夜能言之。而卒不爲予稱。豈亦爲智學所累歟。

晉樂府

猛虎行 陸機作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此爲耿介之士。全身遠

害之詞。昔孔子過盜泉。渴而不飲。惡其名也。惡木之下。志士恥息其陰。何況與惡人同處乎。大惡木多枝。息之者衆。非具十分骨力。寧免棲葉之交加乎。故曰多苦心。杖策將

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於是整駕而行。策馬遠去。將以正命。而尋栖息之處也。乃食猶虎穴。棲則雀林。其處惡木未遠。可以久息於此乎。

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

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承上言棲息未穩。無所依托。以致日月遊。歲暮暮矣。而功業未建。徒見岸雲變幻。秋風鳴條。孤增無眼之感。則廉幾谷底山頭。可以嚙傲矣。然我不因時而屈節。故急絃之下。自無弱響。而直亮之節。世雖共信。誰曰知音。嗟乎此正志士之苦心處也。

此開襟。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夫人志節。守之不易。何得遽開襟。我惟寄懣此耿介之懷。俯仰人天。惟恐有愧于古今人耳。可不憚

。故

塘上行 陸機作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浪滄泉。沾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

甄后被廢。作塘上行。以自悲怨。此擬其詞也。薜香草。生江中。楚

調常以江蘺比君子。唐小洲。宜布也。風雲會。喻兩姓之好。華池玉臺俱許尊貴之處。滄浪水色之清。薜厚與深也。言江蘺雖有發香。牛於幽者。本屬寒微。自移華池。而花發于玉臺。影垂于滄浪。沾潤既優。結根永固。以此已雖微賤。得配君子。自

好也。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此嘆江蘺住氣四節而凋落。餘香隨風而棄捐。吁可慨矣。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

暮年。承上而推廣之。言天人之理。俱無一定。男女之愛。又豈有常哉。男懽以智。而盛者傾矣。女愛以妍。而衰者避衰矣。

琴歌二章 趙壹作。符璽末年。意子為政。整授琴作歌二章以刺之。

昔聞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亂使濁。

盟孟同。黃河源出崑崙。禹導河

自積石。東至于孟津。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千年一清。黃河清天下安。言河水本清。而誰使之濁者。喻小人之亂政也。

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大者叢。小者棘。棘心亦而外有刺。以此已之忠言。雖為諷刺。而出自赤心。情堅不能悟。以致于敗也。

桃葉歌 士闕之作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金陵秦淮口為桃葉渡。獻之愛妾。桃葉嘗隨此渡。歌此以送之。不用楫者。謂橫波急也。晉人風流。於此可見。

桃葉答歌

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風映何限。感郎獨採我。
葉之映花。芳姿自媚。無風而見其婀娜。如此者正復無恨。而惜之所鐘。編織知遇。其能不感耶情平。答歌意厚。如馬絳衛中嗚之聲。

宛轉歌 劉母答作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為星與漢。形影共徘徊。
寸心。心為方寸之地也。千秋萬歲。晉雍門周論琴於孟嘗君。前有云。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人見之懷倍也。清夜月明。撫琴而歌。與知音者寸心斗酒。坐爭芳夜。蟬千秋萬歲。此情不異也。但安得如星之與漢。形影不離。相共徘徊而不去乎。讀此不無聚散之感。

晉白紵舞歌二首 無名氏。晉書樂志。白紵舞。按舞解有中

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鶴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睐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
此極形舞者之狀。體度輕揚。容儀逸宕。而至於盡神極妙。不可端倪。總以晉世方昌。樂且無盡。故有此於舞。而不失之流質也。質如輕雲色。

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麗服在御會嘉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歌樂胡可陳。

此言舞者之服。如雲質之輕。如銀色之白。以贈佳人。制爲袍巾而作舞服。則光潔美麗。真綵服之不染矣。如以此會嘉賓美酒盈樽。而聆歌舞之妙。雖地神亦可降矣。四座之樂。何可以言盡哉。陳諫也。此感世之辭。

其二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玉舞瑤璫。聲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矜若思凝且翔。轉眄遺精艷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歡來何晚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昌。

之明也。又炎帝有夜明之玉。瑤玉之美者。璫者耳珠也。鞋婦人上服也。趨發音轉。轉。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此詩意與前篇同。首句先言風日之美。與清歌妙舞映發。令人移情。言舞則步搖。而瑤璫動其明。歌則聲發。而金石聲。若雁之有行列矣。如此雖歡娛水日。不覺其晚。而樂意悠長者。皆由明君治世。世道遼昌。故能作歌以詠其盛耳。凡詩章。宛轉形容。極歡情之極矣。

子夜歌八首 一說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一說云女子於子夜懷人而作。子夜半夜也。

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

子夜歌皆閨怨燕昵之詞。此言芳氣生於香。頭儂有天治之容。則不敢當也。而使儂見郎者乃天忘耳。儂我也。

二章 前絲斷纏綿。意欲結交情。春蠶易感化。絲子已復生。

古辭有春蠶不廢老。意夜當復絲之句。此亦以春蠶爲喻。前絲欲斷。未盡纏綿。欲結交情。如蠶絲之復生也。絲思也。

三章 擊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擊手取也。嬉戲也。

唐突不遜也。憐愛也。寵生子愛。怒生子妒。惟恐以郎就我嬉之。故而致唐突。以傷相憐之意。故戒之也。能幾時三字可恨。凡人生一切歡笑。都無幾時也。

四章 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思則歌。飢則食。

人之情也。今日暗而倚戶望之。則惆悵可矣。何能不憶汝而作歌乎。底何也。

五章 擘裾未結帶。約眉出前窗。羅裳易飄颻。小開罵春風。裾未及結。羅裳未及。

伸。而出前窗何愁。豈非以郎之至乎。乃春風飄。開我易隨之羅裳。故罵之。其感感華露矣。

六章 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三喚不一應。有何比松柏。女謂所私。曰歡。既

得相見。宜有喜色。乃作此端然莊重之貌。至于三喚而不一應。因謔之曰。松柏貞性。人若比之。難以情動。汝有何德。而若比松柏之貞固乎。

七章 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憐懼之甚。故欲移

居以就之。夫是乃如桐樹在門。出入見梧子矣。以吾于隱吾子。移居亦說吾耳。

八章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豔歌。玉指弄嬌絃。欲進而不前。故作

羞頰以與人憐。既而朱唇玉指。欲彈相繼。非為悅己者容乎。

春歌 後人更為四時行樂辭。又謂子夜四時歌。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情動於中。當春而覺。花之柔媚。為

之鴉反。昔有詠詠幽情之者。至于昏
風之吹。又想到說不出處。臨真。

夏歌

反覆華簾上。屏帳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儀。
華簾作簾織成花紋者。屏帳帷也。夏

月無風。而帷帳不設。掩閉之際。未可整
容。却郎君而勿前。正閉屏中之嬌態也。

秋歌

初寒八九月。獨纏自絡絲。寒衣尙未了。郎喚儂底爲。
底何也。八月裁織
正以爲寒衣也。夜寒頻欲舞。此正製衣時。
郎喚儂何爲哉。極平法語。而意態畢肖。

冬歌

冬林葉落盡。逢春已復暉。葵藿生谷底。傾心不蒙照。
落木逢春。尙盡日
照。葵藿心傾日。

而獨不蒙照令。此谷底生
葵藿。此中似有怨情。

西洲曲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黃。雙鬢鴉雛色。西洲在何

處。兩漿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白樹。
此女子種人而作。西洲即所懷者之
居處也。言我因梅有思。欲下西洲

折梅寄。而道遠莫致。不如身到西洲。於是影現。感其離散。欲往西洲。而西洲何處。試從兩漿
橋以問渡乎。然而日已暮矣。伯勞飛矣。但盛風吹烏白。感其有窮。而西洲到底去不成。此爲一折。
樹下郎門前

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探紅蓮。此處白樹之下。即是門前。香令不出門。而郎不至也。繼乃開門以望之。而郎猶不至。計無所之。其出門探蓮以遇之手。此為一折。郎出門從門前中起。有如此曲筆。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

頭弄蓮子。蓮子青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

仰首望飛鴻。此即採蓮以寄懷郎之情。言我出門採蓮於南塘。正值初秋時候。蓮花高出於人頭。河低如有思。微底相照乎。郎既不至。仰首而望飛鴻。又安得如鴻之飛。飛以至于此也。又為一折。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

日欄干頭。望鴻則思。鴻飛可至西洲。吾身則無羽翼也。于是且登樓而望。欄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

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仁立樓頭將十二闌干遍倚。忽然而忘卷簾以望。故垂如玉之手。乃卷簾動見去路。南風似知我意。庶幾成夢以到西洲。方得見郎。以慰苦心耳。情致婉轉中藏無數頓宕曲折。寫出無窮情事。要之皆屬虛想。非實境也。

前溪歌二首前溪村。在湖州德清縣。南朝集樂之處。江南聲伎多從此出。

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因憂思而倚門。道于前溪見郎嗚其勿

似流水。去而不反。憂心隨流水。必引新而棄舊矣。亦行人路之意。

其二 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

不復鮮。世芳華之既去。數歲月之如流。而青葛生叢覆。猶有所依。若落花隨水。何能復還。即前能還。而顏色已不復鮮矣。不復鮮麗矣。愚謂此章小前章之意。前虛其戀新而忘故。此謂流水無情。如人心既變。即往而不復矣。

宋樂府

放歌行 鮑照作

蓼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
明遠未仕。作此歌以見志而設為

助仕之詞。首言食葵之蟲。非避葵藿之日也。乃習知蓼苦而不覺其非齷齪士非避富貴。乃甘心貧賤而安之耳。被小器之人。所處局促。安知高曠之懷。不以列祿為榮哉。四語貫全詩。
雞鳴洛城裏。禁

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
此言仕者之喧闐朝市也。言雞三鳴而平明。君將親朝洛城之禁門始開。素帶搖曳于風前。華纓之纓。結繫塵埃。至日中而不止。及辭職而未歸。非圖榮顯者乎。素帶。大夫之服。風從下上曰飈。雞鳴則漏盡。水雲韶曰。雞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素

。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
于是冠蓋如雲。縱橫而至。來車騎者從四方而來。京師其服飾。則

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
夷世。平世也。折建瓴。仕者之事也。賜黃金白璧。廣制說諸孝成王時事。黃金台在易水東南。燕昭王所築以延士疾也。承上言此從仕京師者。皆以平世不易逢。而賢君又能愛才用賢。決于聖慮。而不受外之疑忌。是以一言取榮。片善必錄。豈但今日白璧之賜。行將築黃金之台。此正賢才獲選之時也。今君有何患。當任路而遲回不進乎。慎勿傾動。又似貴其不仕。此皆明遠之設言也。

。豈但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夷世。平世也。折建瓴。仕者之事也。賜黃金白璧。廣制說諸孝成王時事。黃金台在易水東南。燕昭王所築以延士疾也。承上言此從仕京師者。皆以平世不易逢。而賢君又能愛才用賢。決于聖慮。而不受外之疑忌。是以一言取榮。片善必錄。豈但今日白璧之賜。行將築黃金之台。此正賢才獲選之時也。今君有何患。當任路而遲回不進乎。慎勿傾動。又似貴其不仕。此皆明遠之設言也。

擬行路難 鮑照作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

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

一言。此四有所感。而神爲安命之辭。以自寬也。言瀉水于地。隨其所流。人生窮途。惟天所命。雖然嘆亦何益我。良酌酒放歌。雖以寬解。欲憂懷之斷絕耳。乃因歌而生感。心非木石。不能不動于中。然獨抑鬱而誰語。亦祇自吞聲躑躅而已矣。

梅花落

鮑照作

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此也。庭樹多而獨嗟於梅。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問君何獨然。言問君何獨咨嗟於梅也。下乃答詞。前一念。念其好處揚之。後一念。念其不足處惜之也。夫霜花霜實。搖蕩春光。其節固非不美。奈何質之不堅。而受寒風之零落。其與松柏後彫者有間。豈非君子受處于權勢而後現。

白苧歌

湯惠休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豔豔將欲然。爲君嬌凝復遷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長袖拂面心自煎。願君流光及盛年。

此豔豔。似有熱中之嘆言。少年窈窕。容華之光豔。足以動人。將欲爲君起舞。而猶未敢。作嬌態。止而不進。流盼送笑。以冀君悅。此中含意無限。而不敢言也。及其舞長袖以拂面。心自煎煎。恐其容華易逝。冀此芳年。故願君流光以隨照。及此時而無失。則幸也。情詞婉麗。令人欲喚奈何。

讀曲歌

無名氏

音信闕弦朔。方悟千里遙。朝霜語白日。知我爲歡消。

千里之隔也。朝霜語白日。影一消字。音因憶遠反而憔悴。如霜之消於白日也。月有晦朔弦望。闕弦朔。則不知看月有幾度闕缺矣。

前題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白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鷓鴣。夜鳴求旦之鳥也。冥暗也。曙曉也。心不欲見。而妒及知時之鳥。想出意外。如得無謂。

莫愁樂

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視江水似爲之頓住而不流。不必真有此境。而情則有之。詩以寫情而已。

。美歡之際。探手抱腰。懷不忍別。

齊樂府

淶水曲

王融作

湛露改寒司。交鶯戀春旭。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淶。日霽沙渚明。風來動華燭。遵渚泛蘭觴。乘漪弄清曲。斗酒千金輕。寸陰百年促。何用盡歡娛。王度式如玉。

。露盛曰湛。交鶯鶯之往來也。戀眷也。旭日發出視。瓊玉之美者。淶水清也。瑤水浦也。日霽。王度。式如玉。式如命。王度之法度。如金玉之堅重也。此言春遊而不可過樂之詞。言鑿鑿而密序頓改。鶯飛而朝日晴和。曉樹落紅。瑤池。寸陰。百年。而非受矣。然而樂不可極。常思命王之度。而無醉飽之心。則庶幾。唐風之哀。士。幾矣矣。

芳樹

相望早春日。烟花雜如霧。復此佳麗人。含情結芳樹。綺羅已自憐。暄風多有趣。去來徘徊者。佳人不可遇。

早春日蓋春早也烟花不分。綺羅如霧。此正早望之景。倘得佳人對此

與此芳樹何。異故含情而結。想也。復云綺羅。已不勝情。春風更復生起。但徘徊中道。願安得佳人之相遇乎。此詩似有疑考之想。

蒲生行

謝朓作

蒲生廣湖邊。託身洪波側。春露惠我澤。秋霜緝我色。根葉從風

浪。常恐不永植。攝生各有命。豈云智與力。安得遊雲土。與爾

同羽翼。

此不得志而安命之詞。託言蒲草生于太湖之中。託身清流。而霜露助其色澤。是其根葉固得所矣。但恐漂于風波。不能永久。知人之富貴不能長保也。既而思人生窮達。總由命定。非智力之所能為。安得與雲土為彼之隨身香雲。亦由彼之命所致耳。

銅雀臺

一名銅雀妓。和歌之平。謝朓作

總幃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

迹。嬋媛空復情。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

凡有袖而舞者曰總。總車張也。背幃曰幹。凡臺上有欄者。通謂之井幹。西陵蓋魏葬地。魏嬋媛。魏深之親。玉座即君座也。按魏武築銅雀臺於魏城。臨於漳令。葬于西園台。上下總帳。朝晡上食。每月朔期。尚帳。而伎時登台。望西陵墓田。今就其事以刺之曰。暮施薄帳。進酒如生人。而墓田孤見。森然之樹。豈聞

歌吹之聲乎。追思昔。淚染衣襟。眷戀者空自傷感。因為妓言。君王死後。猶如井幹寂寞。何况妾身。然則分香賣履。徒自作醜態耳。

楊判兒

無名氏。唐書樂志齊羅昌時。女孤之于楊閔。少時隨女入宮。及長。為何后寵。帝諡云。楊判兒去。戲來所歡語。詠遂成楊判兒。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
山爐名。形似博山。此女子與其所私者之詞。言君出白門而來。自有可居之處。如楊柳之可藏鳥也。願歡之與儂。如香沈感。相得而不相擊。則幸矣。太白楊叛兒歌。語意皆祖此篇。

梁樂府

晉白紵舞歌 梁武帝作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瑄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

私自憐。
朱絲朱絃也。玉柱琴柱也。羅列也。象筵舞象于筵也。瑄以玉為瑄也。促節短歌。皆聲調之急者。言筵前絲竹齊奏。音節微微。常此時而少年齊舞。宛轉顧盼。含笑不前。其一種嬌冶之態。不但私自憐而已。

子夜夏歌 梁武帝作

含桃落花日。黃鳥營飛時。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饑。
含桃櫻桃也。花落為飛。正初夏之時。適與君遊。而彼此之去住難定。備馬與蠶以為言。其含情正妙。在不說出。

烏棲曲 簡文帝作

芙蓉作艫絲作絳。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擬黃河。郎今欲渡

畏風波。
絳音絳。集芙蓉以為艫。牽藕絲以作繩。此正設言採蓮時事。斗橫月落。夜色已闌。而猶採蓮於渡口。望郎歸也。乃耶竟不歸。豈為風波所阻耶。是以採蓮渡口。擬作黃河矣。然採蓮渡究無風波。而耶欲渡不渡。則

何為耶。意在言外。堪憐入勝。

江南曲 簡文帝作

枝中水上春併歸。長楊掃地桃花飛。清風吹人光照衣。光照衣。
景將夕。擲黃金。留上客。

此咏江南春也。江南多林泉。故枝中水上。無非春色。楊柳絲長。桃花片落。時值暮春。正鳴風和煦之候。日落而餘光照衣。揮金而邀留上客。芳蘭。方不負江南春色也。

夜夜曲 陶文翁作

愁人夜獨傷。滅燭臥蘭房。祇恐多情月。旋來照妾牀。
閨人獨夜。正恐對

臥。乃多情之明月。正因燭滅而清光旋入。且近妾牀。對月有懷復增愁。况柔腸萬種。在此二十字中。後世閨情詩之祖也。

寒夜怨 陶弘景作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烟平。鉛華沈照
帳孤明。寒日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
誰能忍。
此亦閨怨之詞。言鴻雁驚寒。而鳴聲悽慘。今聞之者獨夜傷情。此時空山木落。霜滿烟平。而夜將闌矣。殘夜暗照。孤燈不明。迨及旦而風嚴勝日。愁絕淚枯。祇爲情人而不勝幽怨。憂思若來。其誰能忍乎。

江南曲 柳惲作

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
返。春花復應晚。不道新知樂。只言行路遠。
汀洲採蘋。語本楚辭。言當採蘋日落。而江南之春色可愛也。此時而念故

人。適遇瀟湘之歸客。謂曾子潛湘相遇。因訝其不返。真此江南之春。而彼以新知爲樂。遲遲不歸。托言路遠。會不念故知之相念乎。

地驅樂歌 無名氏

月明光光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
光光。光淡而欲收也。墮落也。女子虛所私之不至。故作此以問之。言無至有斜星落時也。詞簡而意狹。

木蘭辭 無名氏 一云木蘭作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
先以織機起。見女郎之所事也。問女所思。却似以尋常思憶詩之者。女云無所思。而實有深思深憶者。乃出于尋常思憶之外。四語在詞前。折出題情。乃絕妙好辭也。折楊柳枝歌有云。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其意與木蘭

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唧唧。織機聲。又似嘆息。此將言木蘭代父戍邊。而先形其愁嘆之狀。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
奇。只因爺無大兒。可以代去。故木蘭替爺以充軍之戍邊。孝女也。烈女也。亦奇女子也。軍帖軍書。皆徵兵之冊籍。唐時番使聘天子為天可汗。點查點也。

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此便說出木蘭替爺之故。替爺征。想頭大

鞞。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此言從征之具。只一馬而必寫東西南北之市。似女郎初出門。左顧右盼光景。轡頭作轡。鞞具也。轡頭即馬轡也。

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水鳴
同。與孃。變法。說法。

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
說法。變法。

燕山胡騎鳴啾啾。
此言辭親遠行也。不開爺孃喚女聲。實朴得妙。宛是回想深閨女子口氣。復說一通。萬

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

燕山胡騎鳴啾啾。
此言辭親遠行也。不開爺孃喚女聲。實朴得妙。宛是回想深閨女子口氣。復說一通。萬

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疆。一作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一作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此言功成受賞。歸師故鄉也。戎機兵機也。朔氣北方之寒氣也。祈即夜行所擊之柳也。鐵衣甲也。策勳立功也。十二轉封爵之等級也。願買錢索也。棄駝能負糞而馱物。曰明駝者。駝不粘地風

起。願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得發。楊貴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木蘭言從軍萬里。飛渡關山。傳朝氣于旂聲。照寒光於衣甲。因思將軍有百戰而死名。而壯士幸得十年而歸。天子論功將士受賞。至問木蘭之所欲。不願爲官。惟幸借明駝之足。疾歸以見親爲望耳。曰送兒。却是女子聲口。

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一家喜說。敢需寫生動。開我東閣

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有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之感。致我手。如聞其聲。當窗

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忽爾本相真端怪事。此婦見爺娘。而全家權切。爺娘二句。與不開爺娘喚女應聲。小弟聞姊來。與阿爺無大兒二句應。准阿姊則用補韻云。而開戶理妝。又與

當窗理髮通應。開我東閣門四句。最用我字。與東市買駿馬四句。疊用買字通應。當窗理髮二句。却故意與朝氣傳二句通應。前後似兩截人。絕世奇事。遂有此絕世奇文。又不知止有此絕世奇文。而原無此絕世奇人奇事也。扶持也。將迎也。復當忙速之狀。古人以花

對帖額。黃金色也。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

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此以同行火伴。不辨雌雄作結。而木蘭之苦心奇節。乃見不察。以女代戍。竟是人妖。安足爲木蘭特色。如此等寫作。乃是詩文中起斤兩處。不可不察。伴也。以邊火之迅疾。故稱火伴。撲朔跳跌之貌。兔有雌無雄。雌是難辨。而實不須辨。雙兔相傍而走。誰其辨之。蓋木蘭十二年不露破綻。故無人辨。若輕人辨。不其危乎。想得火伴。此詩如那那那

。若若若矣。而木蘭方且調笑自如。真絕世奇人也。借兔爲喻。謔浪生姿。一篇極質古文。至末偏用戲筆。真絕世奇文。

陳樂府

古唐詩合解 卷三

天寒海水慣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宜。庭中芳桂憔悴葉。井上疎桐零落枝。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恆結伴。非爲隴水望秦川。直置思君腸自斷。

此亦閨怨之詞。海水不冰。不知天寒。此云慣相知者。反言之也。正以其不知。故對此香牀明月。而嘆芳華已逝。如憔悴葉。同嗟搖落耳。寒燈作花。意謂歸期有信。而信仍空。故遊秦望。而願契箱天。慰人孤寐。可與結伴。惟此。夫以多情而歸之猶離。其不憎之怨可知。末二句。即古歌詞。願頭流水。鳴琴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從此翻案。然將思君腸斷。說出秦望。盡而少含蓄。

北魏樂府

大堤女 玉容作

寶髻耀明璫。香羅鳴玉佩。大堤諸女兒。一一皆春態。入花花不見。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來亦相愛。

極形遊女之態。入花而花不見。與騎于花矣。以如風者穿柳。與柳相映。柳陰碎。至東風相愛。吹來拂面。益甚。

楊白花 胡后作。后寵仇次人楊華。逼逐之。華懼禍而去。后思之作此歌。便宮人歌之。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闈闈。楊柳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上四下方如圭。故曰闈門。宮中小門曰闈。臆。也。南家謂南朝梁也。時楊華降梁也。胡后戀其所私。故以楊花爲比。擬春風之飄去。願雙燕之踴歸。味其詞絕好香奩。

隋樂府

右盼。豈非得意之鄉。功成而志已達。何必憂鬱。兵振歸田。感其高蹈可耳。

其二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

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晉穆帝密統。雖雖垂統。金日磾七世為內侍。馮師。珥插也。馮唐官於昭。庫寄也。言蒼松生於澗底。雖條高百尺。處位甚卑。若苗根徑寸。雖離下飛。却在山而處位高。故能蔭下。是反以徑寸莖。而蔭彼百尺條松也。今世猶謂子俱履高位。英俊沉於下僚。亦由地勢使然。非一朝一夕之故。金張舊業。七世珥貂。彼馮師立。掌然丈夫。乃白首。那學。終不見用。升沉既定。何足為深慨哉。

其三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歛來遊。被褐出闔闔。

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三都賦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志。崑崙東南五千里曰神州。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揚子法言。攀龍鱗。附鳳翼。晉宮闕洛陽城。開闔門西向。高士傳。許由武陽城。風里人。修道沖虛。學於嵩缺隱中嶽。此章先君黃盛。而結歸於高節。其氣象。故言天舒日景。照耀神州。列宮飛宇。上浮靈氣。眞王侯宅也。自非攀龍之客。何得來遊。然有夷然不屑於富貴。如許由者。或千古之高步。我欲追其芳。披褐而出。此其人立品甚優。

其四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虛。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

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習鳥數飛也。籠中之鳥。止闕四隅。以比窮士之守空虛。進無所之。如窮途積。以致親朋疎絕。如蘇秦李斯。木望榮華及身。乃未幾而彫枯。徒自嗟嘆。因思飲河之鼠。不過滿腹。巢林之鳥。不過一枝。人生類本易足。何必盈餘。即此以爲達士之模。無徒滅滅也。

雜詩二首

閒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廚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於風起月明之際。靜夜觀心。清虛玄默。常有得於不見不聞之外。聞響而呼之不應。見景而招之不來。於是心淨無欲。隨遇而安。廚烹藿茹。酒不滿杯。雖處貧境。知安貧爲福之所與。而富貴爲禍媒。夫如是金玉雖貴。若蒿萊矣。哉。

其二 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常畏蛇與蟲。依賢義不恐。近暴自當窮。

詩意在依賢而句。前四句是比體。君子處亂世。履危境。有所附非人。必借其禮。依賢則得其人矣。近暴則受其害矣。言之感慨激切。必有所因。自是深於閱世之言。

歸田園居二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

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
裏。復得返自然。
隱隱。日光不明也。依依。烟景不散也。里中廢宅曰墟。返猶歸也。樊籠猶塵網也。首言
不得歸田園。次乃言歸田園。以下便實寫田園。與田園之樂而樂到歸字。與起處應。欲不
體俗。性愛丘山。便不該落塵網中。而誤落已三十年。彼魚鳥俱皆戀舊。人可不歸田園乎。於是開荒於野。守拙而歸。宅邊花
柳扶疎。宅外煙村掩映。正以見塵戶之寂靜。虛室之餘閒。不但人安其故。即鷄狗亦皆自適。向在塵網。今始脫樊籠。而返自
然之樂。

其二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
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既歸田園。即思種植。於是
勤荒野理豆。晨出夜歸。不
惜夕露沾衣。但不致我歸田之願為足樂
也。倘王田園詩。疑此而微遜其樸真。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已有
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
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首言移居。原爲良友。次即寫移居。終言得良友之益
。言向者卜居南村。非爲宅也。聞有實直無偽。有本
牀席而已。應第二句移居之後。友在隣曲。時時而來。時時來方可與之數晨夕。抗言是知無不言也。非知奇文者。不能共賞。
非明疑義者。不能共賞。此二事又不易得於素心之人。素心人兼
知次義。真是人間樂事。移居之心爲此而已。首尾一意貫串。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記。力耕不吾欺。

此章爲歸田之樂。春林固多佳日。只恐人生不能領略。幸其真辰。今日每逢佳日。可與登高賦詩者。即過門而呼喚。有酒即酌。此天授之樂也。但歸人各有家事。家各務農。以求衣食。各宜歸家而事其事。及即閒暇。輒即相思。即便披衣相訪。不暇言笑。此即抗言談昔。賞文析義之時也。揆之於理。猶恐不勝。無爲意忽而生去想。人未有衣食不足。而得歸田之樂者。故須力耕以圖衣食。誠無或欺以至此理。則得益矣。可見遠人必真爭。莫幸必曠途。而公之相見近人處。亦即於詩見之。

飲酒 并序

余閒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題是飲酒。詩不必咏飲酒也。公陶情於酒。而本無心。觀序所云。亦屬不經意之筆。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通章意在心遠二字。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從古高人。只是心無罣帶。空洞無涯。故所見高遠。非一切名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車馬不覺其喧。雖有菊則採之。探過則已。吾心無菊。忽悠然而見南山。日夕而見山氣之佳。以悅鳥性。與之往還。山花人鳥。偶然相對。一片化機天真自具。既無名象。不落言餘其誰辨之。

又

秋菊有佳色。裊露擿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此章乃說到飲酒。山佳曰氣。菊佳曰色。可見天下有情。總歸氣色。帶露而擿菊英。可稱韻事。酒可忘憂。泛此而遺世情可也。乃并遺世情而遺之。太上忘情。情亦不設。一觴獨進。杯盡而壺自傾。因物付物。不復造作。因思人生所遇。不過喧寂二境。萬象不聞。喧中寂也。歸林為鳴。寂中喧也。我從此嘯歌。寄傲東軒之下。娛情於喧寂之間。聊得此生已矣。彼役役於物者。皆失此生者耳。不飲酒得乎。

讀山海經

靖節先生讀山海經時。忽然有得。成咏遂以爲題。非專寫讀山海經也。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時當夏初。草木皆長。扶疎之樹。端我屋廬。不但衆鳥欣然有所棲託。吾亦愛吾廬。得托扶疎之蔭。既耕田復下種。還讀書而候故人。吾廬之樂事盡矣。車大則轍深。此窮巷不來貴人。頗迴故人之駕。歡然酌酒。而極疏以侑之。好風同微雨俱能助我佳款。乃得博觀圖傳以適我性。如此以終宇宙足矣。若不知樂。又將何如哉。

陵峯採藥適興爲詩

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以陵峯採藥。獨與爲題。興之所至。無不可成咏。將一片荒山寫成勝境。連降數千里。是大境界。修竹之隱。映帶平津。則林木山水非勝。雲過而遠山透蒙。風至而荒榛爲梗。此一解言林泉之深遠。二解乃寫山中幽

傳。厥謂雲深不知處也。上皇民。如養皇上人。無憶驚天之人之類。非今世所有也。

詠懷詩四首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

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阮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羅網遇禍。因茲發咏。每有悲生之嘆。言夜不能寐。起坐彈琴。見明月照帷。風吹衣襟。感孤鴻號於野外。朔鳥鳴於北林。

能寤。起坐彈琴。見明月照帷。風吹衣襟。感孤鴻號於野外。朔鳥鳴於北林。○飛於樓。○各哀其生。我將徘徊而何所見哉。憂思傷心。獨自嘆歎而已。

其一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

既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

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蒼豆葉也。凝水堅也。趾山足也。已畢也。嘉樹之下。自成蹊徑。以謂之耆榮也。桃李

即嘉樹也。道秋風吹發。而桃李從此零落。華實既盡。柯葉又凋。盛極必衰。雖堂上亦生荆杞矣。驅馬而去上彼西山。欲從夷齊以避世網。蓋以身尚恐無衛。何況眷戀妻子。如冰霜被草。忍見其瘁。歲暮向年華已畢。庶望陽和。以放窮途之恨乎。

其二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所託。富貴焉常保。清露

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

誰能常美好。天馬來從西北。涉流沙。九夷以從東道。春秋相代者環之無端。彼富貴焉能常保。且人生美好不常

晉者誰哉。

其四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四時

更代謝。日月遞差池。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願觀卒歡好。

不見悲別離。南方屬火。主夏。火性炎。故以夏月為炎暑。三句為一節。是辭賦體法之淺近。毛詩勞心切怛。孫子癩曰。日月遞照。四時代謝。言夏節過。而氣化將移。於時綠樹垂葉。青鸞遠遊。四時代謝。日月遞更。年華將盡。而人莫已。恐被讒邪。藉遺填斥。故言願卒歡好。不見悲別之悲為幸也。

六朝五言古

北宅祕園

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秋光漸收歎。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懷響寒音。伊人倘同愛。絃酒共棲尋。

言天氣至夕而晴。晚而生而暮陰澄澈。於是微風入幌。餘日照林。一片秋光清幽之至。及暮則光漸收歎。窮園荒深。荒而深。是夜景惟窮則荒耳。少頃月上。則綠池翻其素景。風生則秋懷動於秋聲。如此淨境。願與伊人共之。倘有同愛。不妨携琴帶酒。在此棲尋。勿謂茲園之祕苑也。

齋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閒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此舉世人之不偶。而為達士之言。言余昔遊京華。心未嘗不戀丘壑。况已歸身山水。心跡兩空之時乎。虛館不聞諍訟之言。坐庭但有鳥雀之跡。

高柯危且竦。鋒石橫復仄。複澗隱松聲。重崖伏雲色。冰開寒方壯。風動鳥傾翼。斯志逢凋嚴。孤遊植曠逼。兼塗無憩鞍。半菽不遑食。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

代夜坐吟

冬夜沈沈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寒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

錢。深沈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

風互動。夜靜燈微之際。其情脈脈一往而深。但逐聲求。即無所得。末二語正是含聲未發已知心之意。乃深於言情者。

強挺出也。鋒石。石有鋒芒也。復亦重也。凋枯。嚴寒冷也。曠日。入將昏時也。經交論。莫肯費其半菽。菽豆也。牛菽。食齋而半菽以豆也。明臺山行。而賦此寒涼之景。以况履險而息安也。柯危石側。已非坦途。隱松聲於複澗。伏雲色於重崖。而具蕭助寒威。風傾鳥翼。值此凋嚴。而又孤遊無伴。此是何等境界。較無可語。食不遑飽。惟勉力以樹令名。與細人之効命力。雖似長河之水。清濁不同。亦同歸於不息。

靈心秀骨一時無對。

曉為中書郎。中書省在禁中。故備錄禁中景紫殿紫宮也。莊子曰。至陰彌

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此乃寫直中書省也。中書省名鳳凰池。古君子行則鳴佩玉。室信美而非吾室。推闕足以偃仰其中。又言朋情安切。春物流麗。安得不凌風羽翰。出而恣山泉之娛賞乎。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謝朓○三山在江甯縣北十二里濱江。

灞埃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

此登山望遠而感傷懷抱也。二解言望中所見。後乃言情。王桀登嶺而望長安。潘岳在河陽而望京室。今我登三山。望飛甍照日。參差可見。雲散而成綺。江清而橫白練。春洲之上。喧鳥蔽之。芳甸之間。花英遍滿。當前之風景可娛。已罷之宴筵可戀。而佳期又悵悵於何許。惟淚流如霰而已。此望鄉之情。易使人老。誰能有鬢不變白之堪哉。

別范安成
沈約○范岫字德賓。濟陽人。仕齊又成內史。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少年不識別離之苦。易定前期。及同衰暮。而非復少年之離別矣。一樽別酒。不難重持。無似昔人有夢中尋友。迷路而反者。其何以慰相思哉。詩中一片真氣。簡峭不浮。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故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中途。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免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雁門關。在代州西。上關往不同邊方寒冷。千里黃雲。何堪遊子去而不反。憶送別之後。露已成團。蕙草甚晚。不惜妾之芳容。遲遲。而悲君之遠里苦寒。念遠人在天一涯。常與妾離別。願見不得。如瓊樹之鳥。有鬼絲水萍所寄托者。不能收移。妾身如已。

閨思

春草醉春烟。深閨人獨眠。積恨顏將老。相思心欲然。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
春草春烟。中連一醉字。真有一段天地氤氳光景。若有靈心。悟出妙境。是恨從此積。心似火然。獨眠有知之。遂不覺月夜之夢魂。頻頻飛越耳。

秋閨怨 王僧孺

斜先隱西壁。暮雀上南枝。風來秋扇屏。月出夜燈吹。深心起百際。遙淚非一垂。徒勞妾辛苦。終言君未知。
日西斜而光隱。雀暮宿而依枝。風來而秋扇可去。月出而夜燈可吹。全抱過時之恨。深心起於百際。遙淚立止一時。苦心苦境。已到極處。妾徒勞耳。安望君知之哉。

擣衣詩

行役滯風波。游人淹不歸。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寒園夕鳥

集。思牖草蟲悲。嗟矣當春服。安見禦冬衣。君子行役。風波淹滯而不得歸。木葉零飛秋光曠目。彼盍不知寒鳥之夜集。

而我徒為草蟲之悲鳴。嗟矣君子。禮冬而尚為春服。雖有禦冬之衣。會莫之嘗。其安見哉。此詩亦近律。中聯自是古調。思牖二字。尤見奇異。

山中雜詩

山際見來烟。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窗裏出。板板四景。却從人眼中看出。一種幽深異致。不是會心人。安能領此趣味。

深異致。不是會心人。安能領此趣味。

野夕答孫郎擢

山中色氣滿。墟上生烟露。杳杳星出雲。啾啾雀隱樹。虛館無賓客。幽居乏歡趣。思君意不窮。常如流水注。此竟以古行律矣。一二句是野。三四句是夕。轉句以無賓客。少歡趣。

便合劉思君以答孫郎。

山齋

桃源驚往客。鶴嶠斷來賓。復有風雲處。蕭條無俗人。山寒微有雪。石路本無塵。竹徑蒙籠巧。茅齋結構新。燒香披道紀。懸壺壓山神。砌水何年溜。簷桐幾度春。雲霞一已絕。盜辨漢將秦。

全首似排律。惟後一解只兩句。古詩體格。日漸移換。而至六朝。六朝詩至此。又不得不為馬矣。昔言賓客往來。全無俗人。而山石清幽。徑窈新巧。境之神異。山吐其靈。但見水樹經年。雲霞盡絕。故辨今之是漢是秦而不拘也。

留贈山中隱士

行行訪名嶽。處處必留連。遂至一巖裏。灌木上參天。忽見茅茨屋。曖曖有人烟。一士開門出。一士呼我前。相看不道姓。焉知隱與仙。此首實樸中。有一片真味。如家常語。看去卻易。錄之便雅。從陳隋隱跡中。獨幸存此。此骨韻之厚。

春庭晚望

晉愨

春庭聊縱望。

出春庭望。樓臺自相隱。

是晚窗梅落晚花。

池竹開初筍。

是寫泉鳴知水急。

雲來覺山近。

不愁花不飛。

盛出題 中春晚

二字。看其寫題分辭。已是律詩作法。妙語入情。開朗飛舞。和一結。令人喚無可奈何花落去。然去詞家亦不遠矣。

詠畫屏風詩三首

昨夜鳥聲春。鶯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

泛。粟瑱繞杯唇。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流星。婦人之首飾。如流星也。粟瑱。以命飾玉如粟如荔枝。瑱者。瑱其旁。

也。宋玉高唐賦。載巫山神女。行雨陽台。此詠畫屏不是真境。是臨空慕想之詞。畫中有何昨夜今朝。必是花下美人。睡起嬌整。如宿醉乍醒。因昨夜之身醉。憶起春思。今朝定於花下咏之。斯時也。流星光射於酒。粟瑱隨而繞杯唇。一醉醉醒。似陽台翠雨。喚作陽台神耶。

又

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歡未已。橫琴坐石根。

先遊桂苑。而道遙入境。再到桃源。而寂絕行踪。花徑水門。點盡中景。擊鳥衣香。描盡中情。人衣香一園。儼如神仙。入紫香函矣。橫琴未彈。且坐石上。大有餘情。定知二字虛活。的是畫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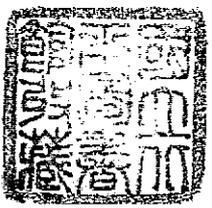
又

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

響。深谷鳴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三危山名。九折坂。在蜀中嚴道縣。此畫中三危山。如鳳翼之軒舉。九折坂。如龍鱗之盤旋。望山身樹。而從路爲之高。看馬上人。而覺雲爲之低。噴是畫境。懸岩聞响。始知是泉之溜。空谷無春。只緣聞鳥之聲。夫畫固有有所聞。是寫一種幽深處。想當如於是。以住馬問秦人爲結。避秦人寫姓秦哉。總是一片虛無境。又何妨便姓秦。中二聯竟是對偶。開府清新。已是陪唐聲調哉。

古詩合解卷四終



新時代 白話書信	家庭萬寶 玉匣記	英文成語 百句通	英文成語 百句通	小學會考 新編升	彩圖新方字	民刑事 詳解	法律 百日通	現代訴訟 全書	禮約指南 現代應用文	王陽明 全集	英漢模範 書信	少林大俠	文解作 文字辨正	對照 唐詩三百首		
全書一册原價七角 特價七角	定價一元七角	原價一元二角特價二角	全書洋裝一册原價一元二角特價二角	謝楚音編一册原價一元二角特價二角	全書洋裝五册原價四元特價四角	足一千字合裝一盒 實售大洋四角	全書洋裝一册原價二元特價二角	原價二元特價二角	董浩編四册原價四元特價四角	董浩編四册原價四元特價四角	董浩編四册原價四元特價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七角 特價七角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 特價一元	洋裝四册原價六元 特價六元	一厚册原價三元 特價三元	二厚册原價四元 特價四元

智破奇案 恐怖黨窟	小說 茶花女遺事	老作家 常法律顧問	對照 寫信不求人	增廣詩韻集成	靈驗符咒全書	江南酒俠傳	女聊齋誌異	古唐詩合解	小江平遊滬記	柳莊相術秘訣	麻衣相術秘訣	光緒紀效新書	威靈	夫人著 結婚的愛
定價二元	定價一元	定價一元	定價一元	定價一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

上海四馬路 春明書局發行

代理批發處 中央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五版

古唐詩合解 全書二册 定價二元四角

校訂者 諸 菊 人

印行者 春 明 書 店

發行者 春 明 書 店

總批發者 中 央 書 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